





原件短缺

卷11-卷18

金石錄卷第十九

跋尾九漢

漢張侯殘碑

漢荊州從事苑君碑

漢趙相雖府君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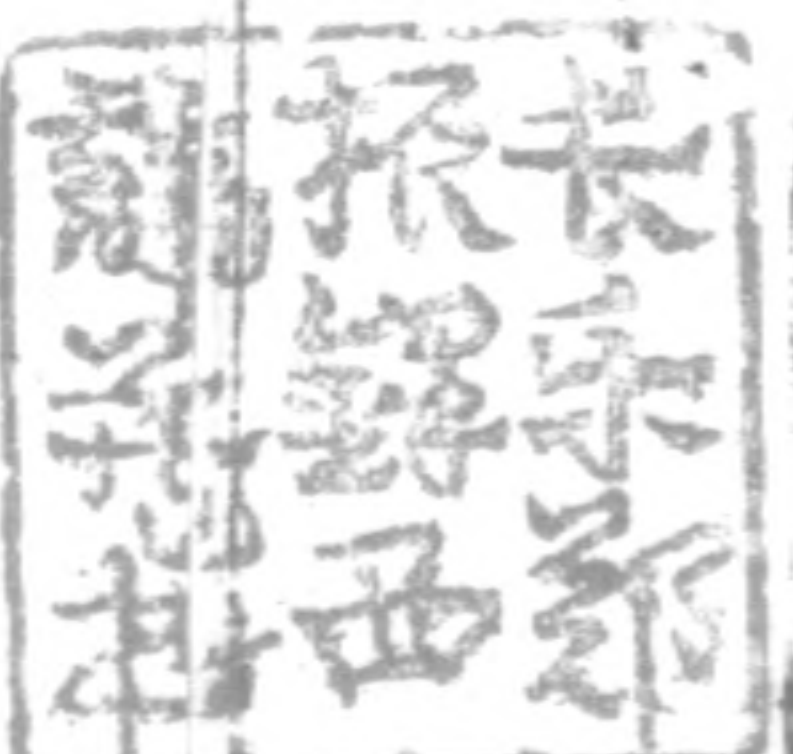
漢逢府君墓石柱篆文

漢永樂少府賈君闕銘

漢酸棗令劉熊碑

漢臨朐長仲君碑

漢蜀郡太守任君神通軒



漢蜀郡屬國都尉王君神道

漢司空殘碑

漢益州太守楊宗墓闕

漢益州刺史薛君巴郡太守劉君碑

漢巴郡太守張君碑

漢南陽太守秦君碑額

漢河南尹蘇府君碑額

漢禹廟碑

漢禹廟碑陰

漢司空掾陳君碑陰

漢武氏石室畫像

戚伯著碑

四皓神位刻石

相府小史夏堪碑

郭先生碑

漢張侯殘碑

右漢張侯殘碑張侯者子房也碑已斷裂摩滅不可次叙獨其額尚完題漢故張侯之碑在今彭城古番

城子房廟中驗其字畫蓋東漢時所立樂史寰宇記
陳番縣有張良墓引縣家記云張良封陳番侯食邑
小黃一萬戶漢為良築城因名張良城今陳番有子
房廟貌甚盛余按西漢書地理志注番屬陳故稱陳
番宋亦有留彭城番是也子房傳曰始臣起下邳與
上會番臣願封番足矣下邳與彭城相近而此碑漢
人所立乃在彭城然則子房所封非陳番明矣城家
記誕妄蓋不足信也

漢荊州漢事苑鎮碑

右漢苑鎮碑其略云漢故荊州漢事苑君諱鎮字仲
弓南陽人也其先出自苑柏何為晉樂正世掌朝
之制又云有苑子園寔能掌陰陽之理君即其胄也
按姓氏書皆云苑氏出於左傳所載齊大夫苑何忌
之後今此碑所謂苑柏何與子園左傳國語皆無其
人故錄之以待知者

漢趙相雖府君碑

右漢趙相雖府君碑其前歷叙家世官爵而所述雖
君事甚略云趙國相名勸孝廉成臯令趙相國又云

在官五載莅政清平有甘棠之化年四十五卒于官
故吏民漢中太守邯鄲其等其名慕戀恩德刊石稱
頌焉又有闕銘題漢故趙國相雖府君之闕云

漢逢府君墓石柱篆文

右漢逢府君墓石柱篆文云漢故博士趙傳逢府君
神通唐李利涉編古命氏北海逢氏有名然字子繡
者為漢趙王傳其孫萌不仕王莽蓋前漢時人今逢
君北海人又為趙傳疑其是也而濰州圖經北海縣
有逢汾墓云汾好學以德義聞徵為博士趙王傳卒

門人執衰經者數百葬于寒亭南四里今此篆文既
不載其名皆莫可考然圖經所載逢君事首尾甚詳
不知何以知其名汾必別有所據又疑然與汾兩人
前後皆嘗謂趙王傳未可知也故并載之以俟知者
漢永樂少府賈君闕銘

右漢永樂少府賈君闕銘按漢書桓帝母孝崇隱皇
后居永樂宮和平元年詔置太僕少府如長樂故事
其後靈帝母孝仁董皇后亦居是宮歐陽公集古錄
引章懷太子注云漢官儀長樂少府以官者為之則

賈君蓋六宦者也余以漢史及石刻考之當時三公如陳球劉寬皆嘗為此官非独一人蓋自西漢以來太后皇后官屬如大長秋之類皆參用士人然則漢官儀以為止用宦者為之蓋其闕漏而集古錄遂以賈君為宦者亦未必然也

漢酸枣令劉熊碑

右漢劉熊碑在今酸枣縣云君諱熊字孟、下缺一字按鄴道元注水經酸枣城內有漢縣令劉孟陽碑今據碑熊宜為此縣令然則所缺一字當從水經為

陽也碑又云君光武皇帝之玄廣陵王之孫俞鄉侯之子也按後漢書光武子廣陵思王荆以譴貳顯宗封其子元壽為廣陵侯又封元壽第三人皆為鄉侯而李利涉編古命氏唐書宰相世系表皆云荆生俞鄉元侯平、生彪襲封今按熊當為彪之弟然則於光武乃其曾孫而曰玄孫者疑碑誤

漢臨朐長仲君碑

右漢臨朐長仲君碑文字摩滅其粗可見者云君諱雄又云歷郡五官掾功曹史辟從事舉孝廉除郎中

遷臨朐長而其額題故臨朐長仲君碑云

漢蜀郡太守任君神道

右漢蜀郡太守任君神道九字、畫壯偉然不著名字鄉里歲月莫詳其為何人也

漢蜀郡屬國都尉王君神道

右漢王君神道在南陽云漢故蜀郡屬國都尉王君神道封陌按鄴道元水注經涓水南道側有二石樓制

作精妙題言蜀郡太守姓王字子稚南陽西鄂人有三女無男而家累千金父沒當葬三女各出錢五百

萬一女築墓二女建樓今此碑沒有唐向城令張璠之撰孝女雙石樓記所書与水經注合惟水經誤以都尉為太守耳璠之記天寶七載建別錄于後

漢司空殘碑

右漢司空殘碑政和乙未歲得于洛陽天津橋之故基首尾已不完所存四十五字、畫奇偉其詞有云命爾司空余回爾輔拯此乃嘗為三公蓋當時顯人惜其不見名氏也碑陰有故吏題名百餘人尤完好筆法不減蔡邕石經云

漢益州太守楊宗墓闕銘

右漢楊宗墓闕銘在蜀中凡十六大字云漢故益州太守楊府君諱宗字德仲墓闕汶陽李長茂為蜀使者歸以本此見遺長茂名公年東州善士以畫山水著稱者

漢益州刺史薛君巴郡太守劉君碑

右漢薛君劉君碑已斷裂不完惟存上一段而其額尚全題漢故益州刺史中山相薛君巴郡太守宗正卿咸平侯相劉君碑古無兩人共立一碑者惟見于此爾

漢巴郡太守張君碑

右漢巴郡太守張君碑其前題巴郡太守都亭侯張府君功德叙云君諱訥字子即渤海南皮人也又云炎漢龍興番侯維幹枝裔滋布並極爵秩又云察孝廉除郎中尚書侍郎遷甘陵宛句令親病去官辟司空司徒府復辟太尉舉高第拜侍御史揚州寇賊陸梁作難五府表君中丞督捕又云丙子璽書封都亭侯碑無卒葬年月其後頗敘述政績而繫以銘詩蓋

巴郡太守德政碑爾按漢史自安順以來揚州寇賊屢散不知張君為中丞督捕在何年也

漢南陽太守秦君碑額

右漢南陽太守秦君碑額文字已摩滅惟其額十大字尚完好故名字歲月皆莫可考按後漢書靈帝紀中平三年二月江夏兵趙慈反殺南陽太守秦頡或云此即頡碑也然都道元水經注載頡墓與碑皆在宜城此碑乃在南陽或是郡人所立德政頡爾

漢河南尹蘇府君碑額

右漢蘇府君碑額題漢故河南尹蘇府君碑今宣州太守張叔夜程仲見寄云在許州道傍碑无文詞惟此十字其額爾按東漢時蘇氏最顯者惟蘇章嘗以河南尹徵不就其他無尹河南者意其為章碑也然章扶風平陵人而碑乃在許昌未知果是否

漢禹廟碑

右漢禹廟碑字劃淺細故摩滅尤甚其事跡歲月皆不可考略可見者云皮氏長安定蘇而名字不能辨

矣

漢高廟碑陰

右漢高廟碑陰自侯長汾陰趙遺子宣而下凡數十人姓名官爵具存又有故督郵曹史縣功曹鄉部吏相昱等人名最沒有龍門後民三十五戶人名在龍門禹廟殘碑之陰而集古錄云在閩鄉楊震墓側又云楊氏子孫當時皆葬閩鄉碑碣往：摩滅此不知為誰碑者蓋誤也

漢司空掾陳君碑額

右漢司空掾陳君碑額已殘缺不可辨惟其首八字尚完字畫奇偉在潁州陳太丘墓側按後漢書太丘傳載二子紀湛紀為大鴻臚湛不著其為何官惟劉孝標注世說引海內先賢傳曰湛字季方寔少子也司空掾公車徵不就蚤卒然則斯碑豈非陳湛碑乎

漢武氏石室畫像

右漢武氏石室畫像五卷武氏有數墓在今濟洲任城墓前有石室四壁畫古聖賢畫像小字八分書題祀姓名往心為贊于其上文詞古雅字畫遒勁可喜

故錄之以資博覽

戚伯著碑

右戚伯著碑首尾摩滅其略可見者有云充列王室
遇謗于呂委位捐爵而其額題周末嗣戚氏襲以興
渤海君玄孫伯著之碑知其姓戚以文詞字畫驗之
疑東漢中葉以前人蓋當時石刻見于今者多類此
所謂充列王室遇謗于呂者戚夫人也

四皓神位刻石

右四皓神位神胙凡刻石四在惠帝陵傍驗其字畫

蓋東漢時書按顏師古匡謬正俗引園稱陳番風俗
傳自序云園公之後園公為秦博士避地南山漢祖
聘之不就惠太子即位以園公為司徒自園公至稱
十一世按班固述四皓但有園公非園公也云當秦
之時避地入商洛深山則不為博士明矣又漢初不
置司徒安得以園公為之乎稱之說寔為鄙野余嘗
疑稱著書自述其世系不應妄誕如此及得四皓刻
石見其所書亦為園公乃知稱所述果非臆說蓋當
時所傳如此爾至謂園公為秦博士及惠帝時拜司

後者疑無所據

相府小史夏堪碑

右相府小史夏堪碑云夏堪字叔德帝禹之精苗零陵太守之根嗣也後有銘三字語頗古其卒葬年月殘缺字雖不工然漢碑也其曰精苗根嗣漢末人為文喜造語多類此

郭先生碑

右郭先生碑集古錄以為漢碑按後魏鄴道元注水經具載此碑云碑無年號不知何代人然則歐陽公何所據遂以為漢人乎余以字畫驗之疑魏晉時人所為既無歲月可考姑附于漢碑之次云

金石錄卷第十九終

金石錄卷第二十

跋尾十

傳魏漢

傳吳晉

魏大饗碑

唐重立大饗碑

魏孔子廟碑

魏苑式碑

魏太僕荀君碑

魏南郡太守卞統碑

晉南鄉太守司馬整頌

晉南鄉郡建國碑

晉南鄉郡建國碑

魏大長秋游君碑 晉咸寧中建

游君碑陰 石曰此碑

吳禪國山碑 石曰此碑

吳天璽元年斷碑

晉右將軍鄭烈碑

晉太公碑 石

晉雲南太守碑

晉護菟校尉彭祈碑

晉彭祈碑陰 石

晉光祿勳向凱碑 石曰此碑

晉鴻臚成公重墓刻 石曰此碑

偽漢司徒公劉雄碑 石曰此碑

魏鄧艾碑 石曰此碑

金鄉守長薛君碑 石曰此碑

張子平碑 石

趙淳圖澄造釋迦像碑

趙橫山李君神碑

趙西門豹祠殿基記

晉樂毅論

學生題名

宋武帝檄樵從文

魏大饗碑

右魏大饗碑按魏志文帝以建安二十五年嗣位為丞相魏王改元延康夏六月南征秋七月甲午軍次于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今以碑考之乃八月辛未蓋魏志誤也是時丕為丞相漢獻帝猶在位雖政去王室已久然搃之必總數月爾丕軍次舊里初無念親之心方與郡臣百姓置酒高會大設妓樂而臣下又相與代石勒詞夸耀功德更以夏啓周成漢高祖光武為比豈不可笑也哉

唐重立魏大饗碑附

右唐重立大饗碑大中五年亳州刺史李璣以舊文刊缺再刻于石舊碑既斷續不可盡識而此本特完好故附于其次俾覽者詳焉魏之事跡雖無足取而其文詞工妙亦不可廢也

魏孔子廟碑

右魏孔子廟碑按魏志文帝以黃初二年正月下詔以豫郎孔羨為宗聖侯奉孔子之祀及令魯郡修起舊廟今以碑考之乃黃初元年又詔語時小異亦當以碑為正

右范式碑法書要錄云蔡邕書今以碑考之乃魏青龍三年立非邕書也

魏太僕荀君碑

右魏太僕荀君碑其額題魏故太僕西陽亭侯成荀

府君之碑氣已殘缺其可見者為齊相始平太守大將軍長史封西陽亭侯遂為太僕春秋五十有一正始五年夏六月丙寅薨惟其名字鄉里摩滅不可考矣

魏南郡太守卞統碑

右魏南郡太守卞統碑在今曹州宛句縣所叙世次官闕甚簡又多殘缺其略云君諱統字建業又云惟帝念庸命以南邦又云嘉平元年十一月己亥寢卒官而其首題魏故南郡太守卞府君之表按晉書卞

壺傳濟陰宛句人祖統瑯琊內史而元和姓纂亦云
統為晉瑯琊內史今此碑殘缺處猶有瑯琊字尚存
知其當為此官而統以魏嘉平中卒姓纂以為任晉
者誤也

晉南鄉太守司馬整頌

右晉南鄉太守司馬整頌云初任魏拜郎中郎議
郎諫議大夫騎都尉給事中轉拜治書侍御史咸熙
二年出臨鄒郡加宣威將軍又云謁者就郡拜君世
子執節四讓推與兄嗣固辭懇誠泰伯三美君又加

焉又云秦始三年十一月使者奉詔命君南中郎
將牧就統宛都按晉史整事跡附見安平敬王孚傳
後云兄奕卒以整為世子歷南中郎將封清泉侯早
卒其餘官闕皆不載據史言兄奕卒以整為世子而
碑言推與兄嗣二說不同當以碑為正

晉南鄉郡建國碑

右晉南鄉郡建國碑已断裂不完其額題南鄉郡建
國之碑其大略云嘉平五年漢水滔溢毀壞舊城又
云正元二年城此其餘文字可識處大略述遷郡事

而銘文有与晋常存之語知其為晋碑也按晋書地理志建安十三年魏武帝尽得荊州之地分南陽縣西界立南鄉郡及晋武平吳太康中改南鄉為順陽而不載遷郡事此碑蓋太康以前立故仍稱南鄉也碑有云河内司馬府君者整也嘗守是郡自有碑此碑既先建立年月因附于整碑之次焉

大長秋游君碑

右大長秋游君碑云君諱述字庶祖按元和姓纂云魏河南尹游述始居廣平六代孫後魏尚書明根生

僕射肇今碑云述廣平人惟姓纂云述為河南尹以碑考之蓋未嘗為此官又按後漢書百官志大長秋承秦將行宦者景帝時更名大長秋或用士人中興常用宦者述嘗為宛句長尚書郎左丞元城令治書侍御史南安北海安平東郡太守符節令遂為大長秋皆非宦者之職然則魏制蓋亦參用士人矣

游君碑陰

右游君碑陰按王莽嘗下令禁二名故當時士人皆以一字為名東漢時尚爾今此碑陰所記凡二百五

十三人亦無一人二名者碑晉咸寧中建距葬時二
有年矣而士大夫猶遵葬之令不愛何哉

吳禪國山碑

右吳禪國山碑其前叙孫皓即位以後郡國祥瑞凡
千餘言其後云乃以浚灘之歲欽若吳天月正華元
郊天祭地紀號天璽又云丞相沈太尉瑋大司徒燮
大司空朝苻以為今衆瑞畢至三表納貢九垓八埏
不被澤率按典繇宜先行禪禮紀勒天命遂于吳
興國山之陰告祭刊石以對揚乾命廣振坤德按皓
以丙申歲改元天璽碑言浚灘之歲是也皓淫虐无
道人神憤疾而群臣方稱述符瑞讚頌功德蓋刻石
後四年遂為晉所俘矣

吳天璽元年斷碑

右吳天璽元年斷碑其前云上天帝言又云帝曰大
吳一方方又云天蒞神識文天璽元年七月己酉朔
又云天識廣多不解者十二字嗚呼其言可謂妖
矣據吳志天璽元年秋八月鄱陽言歷陽山石理成
字凡二十明年改元大赦以協石文今此碑乃在金

陵聽其文與吳志所載亦異莫可考究孫皓在位凡
六改元而六以符瑞然竟不能保其國蓋人事不修
而假托神怪以矯誣天命其不終宜矣

晉右將軍鄭烈碑
右晉鄭烈碑云君諱烈字休林又云曾祖先生皇祖
徵君顯考將作大將臣寔有茂德載在國牒烈晉史
無傳以碑考之當為文帝參佐武帝時仕為兗州刺
史封東莞男以疾徵拜豫郎卒于太康二年追贈右
軍將軍謚曰僖侯云

晉太公碑

右晉太公碑其略云太公望者此縣人大晉受命四
海一統太康二年縣之西偏有盜藪冢而得竹策之
書二歲之年當秦坑儒之前八十六歲今以晉書武
帝紀考之云咸寧五年汲郡人不準掘魏襄王冢得
竹簡小篆古書十餘萬言藏于祕府与此碑年月不
同碑當時所立又荀勗校魏天子傳其叙亦云太康
二年與碑合可以正晉史之誤其曰小篆書亦謬也
且其書既在秦坑儒八十六歲之前是時安得有小

篆字碑又云其周志曰文王夢天帝服玄襍

襍字書所無

以立于令狐之津帝曰昌賜汝望文王再拜稽首太公乎浚亦再拜稽首文王夢之、夜太公夢之亦然其浚文王見太公而計之曰而名為望乎荅曰惟為望文王曰吾如有所于見汝太公言其年月与其日且盡道其言臣此以得見也文王白有、之、遂與之歸以為鄉士而史記太公世家曰西伯將出獵卜之云、於是西伯獵果遇太公于渭之陽與諸大說曰自古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

二說殊不合而王逸注楚詞亦載文王夢太公事與碑所書略同方逸為注時此書未出逸必別有所據碑又云其記年曰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參考年數蓋壽一百一十餘歲而史記亦不載按前世所傳汲冢諸書独有紀年穆天子傳師春等不載所謂周志者不知為何書而杜預左氏傳浚叙云汲冢書凡七十五卷皆藏祕府預親見之以此知不特十餘萬言史之所記蓋不能盡其亡逸見于今者絕少也太公碑汲冢縣令盧無忌立浚題太康十年三月云

晉雲南太守碑

右晉雲南太守碑文字殘缺其姓氏名字鄉里皆不可考略見者嘗為尚書令史察孝廉除郎中遷武陽令從龍驤將軍王濬征討遷雲南太守年五十有七卒最後題太熙元年正月上旬造太熙武帝年號也

晉護羌校尉欽祈碑

右晉欽祈碑云君諱祈字子玄隴西襄武人也其先出自顓頊有陸終之裔子大欽宣主夏盟則其後也又云歷郡右職州別駕沒事于時庸蜀未殄侵擾王

路洮西之戰因敗運奇元師獲安寇厭疆虜列上功狀除舍人還參本軍事除涼州護軍河右未清戎寇鼎沸謀謨神略簡在帝心遷西郡太公至官未久復臨酒泉遠夷望風繼負歸命白山丁令率服賓貢敷煌令孤豐距違王度淵泉之陳兵不血刃母老弟亡辭職去官聖上仁慈聽君所求轉洛陽太守近家祿養遂罹大艱侍養還家服紀終始有詔以軍州始分河右未清豺狼肆虐授君節蓋除護羌校尉統攝涼土煎浚軍功應封七侯勞謙退讓陰德不伐年未知命

以太康十年三月癸酉薨天子愍悼遣使者監護喪
事策曰君秉心公亮所任有方不幸殞歿朕甚痛惜
故孝廉參護羗軍事酒泉馬翽故吏郎中綦毋當主
簿郭曉良吏夏侯俊等追思洪烈感想哀嗟乃刊石
勒銘焉西晉石刻見于今者絕少又多殘缺此碑文
字完好可喜乃錄其終始事跡于此

晉欽祈碑陰

右欽祈碑陰題名者凡三百十二人有故孝廉計掾
計史良史廉史計佐主簿領校錄事中部督郵西部

督郵軍議從事和戎從事記室督軍謀從事錄事史
戶曹史賊曹史金曹史田曹史倉曹史鎧曹史兵曹
史容曹史記室史節史車曹史水部都督中部都督
功曹典事武猛從事舍人蜀渠都水行事中部勸農
西部勸農東都水蜀渠平水門下賊曹門下豫生錄
事金曹掾兵曹掾作部史法曹史參騎督步督散督
門下書佐弓馬從事監牧史戟史金曹典事武猛史
門下通事門下小吏凡一官多者十八少者不減數
人其餘稱故吏無官號者百六十餘人當時州郡官

屬其濫如此蓋自漢以來太守皆得自署置僚佐彭君為邊郡守故其所辟尤衆今盡錄其名號以見一時之制焉

晉光祿勳向凱碑

右晉向凱碑云君諱凱字士伯河內山陽人也其後歷叙官闕甚詳其最顯者嘗為中書侍郎尚書吏部郎給事黃門侍郎賜爵關中侯廣平太守散騎常侍遊擊將軍北中郎軍司兗州刺史中郎將浚云累遷河南尹春秋六十有八元康九年四月甲子薨追贈

光祿勳據此乃當世顯人而晉史無傳故其事跡莫得而考蓋君子所賴以傳者非爵位也顧所立如何爾自古老矣丘壑而名稱顯著者甚衆雖在高位而功烈不見于當時聲跡無聞于後世者亦可勝數哉

晉鴻臚成公重墓刻

右晉成公重墓刻云永寧二年四月辛巳朔十五日乙未守鴻臚關中侯成公重魏夫人之靈柩前世以永寧紀年者三漢安帝晉惠帝偽趙石祇按三國志建安二十年曹操始置關中侯十七級安帝時猶未

有此號而石祇永寧無二年然則重蓋惠帝時人也
晉史有成公簡成公綏皆東郡白馬人

偽漢司徒劉雄碑

右偽漢劉雄碑其額題漢故使持節侍中太宰司徒
公右部魏成獻王之碑云公諱雄字元英高祖帝
之曾孝宣帝玄孫值王莽篡竊遠遁邊朔為外國所
推遂號單于累葉相承家雲中因以為桑梓焉雄劉
元海弟也晉書載記元海本匈奴人冒頓之後漢高
祖以宗女妻冒頓約為兄弟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

今此碑直云出自宣帝豈元海初起假此以惑衆乎
碑後題嘉平五年歲在乙亥二月六日建安宋苕公
紀年通譜劉聰以晉懷帝永嘉四年即偽位改元光
興明年改元嘉平嘉平四年改元則嘉平豈後更有
五年蓋載記初不編年故于改元歲月難考此碑當
時所立不應差謬乃通譜誤也

鄧艾碑與下兩碑皆晉時立

右鄧艾碑其額題魏使持節都征西將軍方城侯鄧公
之碑云無建立年月以詞考之蓋晉初立按魏晉史

其名皆為艾而碑作義古艾義通為俊羨艾義之安
之字疑艾名其音如此而今人讀蕭艾之字恐非是
又按艾平蜀即軍中拜太尉而碑但題為征西將軍
者疑尋被禍未嘗受命而艾始封方城侯後改封鄧
侯碑尚云方城侯何哉

金鄉長薛君頌

右薛君頌在今濟州金鄉縣其額題故金鄉長汝南
薛君之頌云君諱諳字公謀其他文字皆完好驗其
詞蓋縣長德政頌爾雖無建立年月而有吳寇未

闕下

字耀威海隅之語知其為晉碑也

張子平碑

右張子平碑晉南陽相夏侯湛撰識緯之說興于西
漢之末而爛漫于東漢之世雖一時名儒皆從而惑
焉獨張子平奮然闢之甚力余嘗歎以謂如張子平可謂
豪俊之士不為流俗所移者今湛為此碑乃云金匱
玉版之奧識契圖緯之文罔不該羅其情可謂不知

張子平

趙浮圖澄造釋迦像碑

右趙淳圖澄造釋迦像碑唐封演聞見記云內丘縣
西古中立城寺有碑後趙石勒光初五年立碑云大
和上竺浮圖澄者天竺大國附庸小國王之元子也
本姓濕此碑即演所見其說皆同按晉書藝術傳澄
本姓帛氏今碑作濕碑當時所立宜得其真又史作
佛圖碑作浮圖二字音相近爾惟光初乃劉曜年號
而以為石勒時蓋演誤也

趙橫山李君神碑

右趙橫山李君神碑題建武六年歲在庚子三月己

亥二十一日癸丑按晉書 帝紀石虎以咸和九年
自立為趙天王而載記云咸康元年僭稱居揖趙天
王據帝紀則建武六年歲在己亥據載記則歲在庚
子宋莒公紀年通譜獨以本紀為擬今此碑及西門
豹祠殿基記並六年建皆云歲在庚子以此知帝紀
之失非二碑則晉紀與載記得失不復可考矣

趙西門豹祠殿基記

右趙西門豹祠殿基記云趙建武六年歲在庚子秋
八月庚寅造西門祠殿基又云巧工司馬臣張由監

作吏臣杜波馬孫殿中司馬臣王基殿中都尉臣潘
倪侍御史騎都尉臣劉誼左校令臣趙升殿中校尉
臣顏零等監其下刻物象甚多如土長強良碩章舒
悽雀之類其名頗異近歲臨淄縣人耕地得巧工司
馬印遍尋史傳皆無此官名不知為代物今乃見于
此碑云

晉毅樂論

右晉樂毅論石本舊藏高紳學士家集古錄云紳歿
其子弟以石質錢於富人而富人家失火遂焚其石
者非也元祐間余侍親官徐州時故即官趙疎被
旨開呂梁洪挈此石隨行已断裂用木為匣貯之
疎尤珍惜親舊有求墨本者必手摸以遺之疎歿今
遂不知所在

學生題名

右學士題名歐陽公集古錄以為漢文翁學士余獨
疑其非是蓋以為西漢時立則字畫不類以為東漢
則東漢絕無二名者今此碑二名者凡數人又唐顏
有意所書益州學館廟堂記載漢以來石刻皆備獨

無此題名使其為文翁學生決不肯漏落余以字畫
驗之疑其為晉以後人所立然初無所據未敢遂以
為然其後以地理書參考乃決知其非文翁學生也
題名有幹江陽趙嵩與學從事史寧蜀常仲舒憲道
左生遂寧董朗玄明左生晉原楊容宗長按晉書志
江陽郡蜀劉備置寧蜀遂寧晉原並桓温平蜀後置
四郡東西兩漢時皆未有然則此碑為東晉以後人
所立不疑矣

晉武帝檄譙縱文

右宋武帝檄譙縱文按顏有意書成都學館廟堂記
云石室北壁有晉義熙九年刺史朱齡石勒宋高祖
檄譙縱文其字磨滅不可備識學館記唐初立距今
又數百年宜其磨滅愈難識矣然其歲月官爵猶略
可辯云

金石錄卷第二十終

金石錄卷第二十一

跋尾十一

梁後魏 東魏

大代華嶽碑

後魏孔宣尼廟記

後魏孝文帝比干文

後魏比干碑陰

後魏大鴻臚卿鄭循伯碑

後魏御射碑

後魏太尉于烈碑

後魏鄭義碑

後魏鄭義上碑

後魏車騎大將軍邢巒碑

後魏北閭神寶脩闕城銘

後魏安東將軍孫公墓誌

後魏定州刺史崔亮頌

後魏贈司空元暉碑

後魏范陽王碑

後魏賀拔岳碑

東魏膠州刺史祖淮碑

東魏大覺寺碑

東魏大覺寺碑陰

東魏高翻碑

東魏張烈碑

東魏賈思同碑

東魏魏蘭根碑

後魏化政寺石窟銘

梁重立羊祜碑

東魏敬君像頌

大代華嶽碑

右大代華嶽碑歐陽公集古錄云魏自道武天興元年議定國號群臣欲稱代而道武不許乃仍稱魏自是之後無改國稱代之事今魏碑數有之碑石當時所刻不應妄但史失其事爾余按崔浩傳云方士初織奏改代為萬年浩曰昔太祖道武皇帝應期受命開拓洪業諸所制宜無不循古以始封代土後稱為魏故代魏兼用猶彼殷商蓋當時國號雖稱為魏然猶不廢始封故兼稱代爾此事亦見陽松珍談藪

云

後魏孔宣尼廟記

右後魏孔宣尼廟記在今懷州界中文詞頗古質可喜云孔子欲北從趙鞅聞殺鳴犢遂往車而返及其沒也晉人思之于太行嶺南為之立廟焉記太和元年立其額又有延興四年太上皇帝祭孔子文者孝文之父敬文帝也

後魏孝文帝比干文

右後魏孝文帝比干文其首已殘缺惟元載字可識

其下云歲御次乎閹茂望舒會于星紀十有四日
惟甲申按爾雅云歲在戌曰閹茂又鄭康成注月令
仲冬者日月會于星紀後魏書孝文以太和十八年
十一月甲申經比干墓親為弔文樹碑而刊之是歲
甲戌其說皆合其未嘗既元而稱元載者孝文以是
歲遷都洛陽蓋以廷都之歲言之也

後魏比干碑陰

右比干碑陰盡記侍從群臣官爵姓名按後魏書官
氏志立穆陵氏後改為穆氏今此碑自侍中立目陵

亮以下同姓者凡三人字皆作目而元和姓纂所書
与此碑正同又碑自穆崇至亮皆姓立目陵氏姓纂
亦云後改為穆而史但云姓穆者皆其闕誤

後魏大鴻臚卿鄭循伯碑

右後魏鄭循伯碑元和姓纂載滎陽鄭氏云曄生七
子白麟小白叔夜洞林歸藏連山幼麟號七房鄭氏
循伯小白子也按後魏書幼麟傳云父曄生六子又
云幼麟五兄長白麟次小白次洞林次叔夜次連山
而無歸藏其次弟亦不同又姓纂云小白名茂而史

云幼麟名義疑自白麟以降皆其字也按碑与姓篆
皆云循伯仕至大鴻臚卿而史言少卿者誤矣

後魏射御碑

右後魏射御碑在今懷州按北史及魏書宣武紀景
明三年十月庚子帝躬弧矢射遠及一百五十步群
臣勒銘于射所即此碑也碑云維魏定鼎廷中之十
載又云皇上春秋一十有七按史及孝文帝比干文
皆云太和十八年遷都洛陽至景明三年蓋九年矣
而碑作十載恐誤又史云宣武以太和七年生景明

四年當年二十而碑言年十七則當以碑為擬然則
宣武終于延昌四年蓋壽三十五歲而史以為壽三
十三者亦誤也余按禮記問天子國君之年對者皆
不敢斥言魯襄公送晉侯晉侯問公年季武子對曰
會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是也今魏人乃直書其君之
年于碑豈禮也哉

後魏太尉于烈碑

右後魏太尉于烈碑云初以功臣子起家為中散轉
比田給事內都幢將遷左衛將軍而後魏書列傳云

少拜羽林中郎遷羽林中郎將以本官行秦雍二州
事遷司衛監以碑考之烈皆未嘗為此官又其父洛
拔為黃龍鎮都大將而曰和龍烈為此田給事而曰
給納卒年六十七而曰六十五者皆史之誤又按烈
始封昌國子改鉅鹿公按烈祖栗碑嘗假封新安公
後賜爵新城男疑此亦假封
也又改洛陽侯進封聊城縣開國子再進為開國侯
其卒進封為鉅鹿郡開國公蓋當時之制如此魏書
官氏志不載皆莫可攷

後魏鄭義碑

右後魏鄭義碑魏史列傳与此碑皆云義滎陽開封
人碑又云歸葬于滎陽石門東十三里三皇山之陽
而碑乃在今萊州南山上磨崖刻之蓋道昭云為光
州刺史即今萊州也故刻其文碑于茲山余守是州
嘗為僚屬登山褰細碑下久之傳云義卒尚書奏謚
曰宣詔以義維宿有文業而治濶廉清改謚為文靈
今碑首題曰滎陽鄭文公之碑其末又云加謚曰文
傳載賜謚詔書甚詳不應差誤而碑當時所立必不
敢諱其一字皆可可知也已

後魏鄭義上碑

右鄭義上碑初余為萊州得義碑于州之南山其末有云上碑在直南二十里天柱山之陽此下碑也曰遣人訪求在膠水縣界中遂摸得之義之卒葬滎陽其子通昭永平中為光州刺史為其父磨崖石刻二碑焉按地理書後魏皇興四年分青州置光州領東萊郡隋文帝時罷郡仍光州為萊州云

後魏車騎大將軍邢巒碑

右後魏邢巒碑云巒字山賓而史作洪賓其為梁州刺史碑云徵云都官尚書而史作度支後改為七兵尚書而史不載又巒為崔亮所糾摠碑言戎車既班猶以在州之誣遭禁一期而史以謂元暉高肇為巒申釋故得丕坐者非也

後魏北閭神寶修闕城銘

右後魏北閭神寶脩闕城銘題右將軍西中郎將北閭神寶銘又云維大魏神龜元年歲次戊午十一月壬午朔十日壬辰起工三十萬修治闕城并作館第敬造三汲淳圖按後魏書官氏志及元和姓纂有北

門氏後改為門而無此閻氏蓋其闕漏也

後魏安東將軍孫公墓誌

右後魏孫公墓誌其名字鄉里年壽皆不載獨其末載贈官制書云故安東將軍銀青光祿大夫奉強縣開國男孫蔚知其名蔚又云歸葬于世邑武遂知其為邑人也按後魏書儒林傳有孫惠蔚其所書事跡與志皆合傳云先單名蔚正始中侍講禁內夜論佛經有愜帝旨詔使加惠號惠蔚法師焉

後魏定州刺史崔亮頌

右後魏崔亮碑題云魏鎮北將軍定州刺史崔使君至化之頌蓋亮嘗為定州既去郡人立此碑頌德爾其間載亮所歷官甚詳與北史及後魏書列傳多合惟其自定州歸朝歷殿中都官吏部三尚書而傳但言自殿中遷吏部爾亮以正光二年卒而碑神龜三年建在亮卒前故自為侍中以沒事碑皆不及載也

後魏贈司空元暉碑

右後魏元暉碑按後魏書列傳云暉鎮西將軍忠子而北史以為忠弟德之子今以碑考之北史是也又

碑云孝文時為主客郎中而魏史言世宗即位拜此
官碑云神龜二年卒而史言元年卒者亦非是其餘
并拜次第時有不同不盡錄也

後魏范陽王碑

右後魏范陽王碑云王諱海高祖孝文皇帝之孫大
師武穆王之子今世所傳後魏書北史孝文諸子列
傳皆文字脫落不完惟孝明紀載孝昌二年封廣平
王懷庶長子海為范陽王以此知其為懷子按碑云
懷謚武穆而傳作文穆者誤也海仕至僕射為爾朱

兆所殺事見莊帝本紀

後魏賀拔嶽碑

右後魏賀拔嶽碑嶽當時名將也北史及後魏書皆
有傳初為爾朱榮親將其後齊神武使侯莫陳悅害
之爾朱榮凶殘狂悖蓋魏之莽卓也而此碑乃以為
圖伊霍之舉豈不可笑也哉然則魏收為魏史受榮
子文略之欺亦以榮子比韋懿伊霍乃知貪鄙無知
之後世不乏人也按莊帝諸書皆作孝莊而此碑獨
作孝壯疑書碑者之誤

東魏膠州刺史祖淮碑

右東魏祖淮碑云君膠州昌平安丘人也六世祖述
又云其卒贈膠州刺史按後魏永安中分青州置膠
州隋開皇五年改為密州焉

東魏大覺寺碑

右東魏大覺寺碑在洛陽碑陰題韓毅書按北史毅
魯郡人工正書神武用為博士以教莒城景思王攸
當時碑碣往往不著名氏毅以書知名故特自著之
也然遺跡見于今者獨此碑爾

東魏大覺寺碑陰

右大覺寺碑陰題銀青光祿大夫臣韓毅隸書蓋今
楷字也庾肩吾曰隸書今之正書也張懷瓘六帖書
論云隸書者程邈造字皆真正云曰真書自唐以
前皆謂楷字為隸至歐陽公集古錄誤以八分為隸
書自是舉世凡漢時石刻皆目為漢隸有一士人力
主此論余嘗出漢碑數本問之何者為隸何者為八
分蓋自不能分也因覽此碑毅自題為隸書故聊誌
之以祛來者之惑

東魏高翻碑

右東魏高翻碑齊獻武王歡叔父也魏書本傳云以元象中追加贈謚碑後題建立歲月文字殘缺惟有魏元字可辨又云歲次己未按東魏孝靜以元象二年十一月改元興和是年歲次己未此碑蓋元象二年建也

東魏張烈碑

右東魏張烈碑在今青州界中文字摩滅以事考之蓋張烈也按北史列傳烈為家誠千餘言臨終教子侄不聽求贈但勒家誠立碣而已即此碑是也其卒葬年月殘缺不可辨傳亦不載惟青州圖經稱卒于元象中云

東魏賈思同碑

右東魏賈思同碑思同與其兄思伯後魏書皆有傳云青州益都人今其墓乃在壽光縣之碑亡矣

東魏蘭根碑

右東魏蘭根碑按北史列傳云員起家北海王

國侍郎而碑云起家為奉朝請廷員外騎侍郎碑
云以在岐州之功封永興縣開國侯而史載又史
云天平初謝病以開封儀同歸本鄉武定三年薨而
碑云薨于天平二年其卒也史云贈司空而碑司
徒皆當以碑為正

漢魏化政寺石窟銘

右漢魏化政寺石窟銘北史及魏書有宦者抱窳傳
云窳終于涇州刺史自言其先姓杞後辟禍改焉今
此碑題涇州刺史杞窳造窳後漢改從其本姓爾

梁重立羊祜碑

右羊祜碑梁大同中以舊碑殘缺再書而刻之碑陰
具載其事今附于次

東魏敬君像頌

右東魏敬君像頌敬君名曦顯雋漢弟也碑云十世
祖漢揚州刺史韶按後周書敬珍傳唐書宰相世系
表皆云韶漢末為揚州刺史与此碑所書同而姓苑
元和姓纂皆作歆疑傳寫之誤又按碑顯雋乃韶十
世孫而姓纂以為九世恐亦誤也

北齊造像記

北齊造像記

北齊造像記

北齊造像記

北齊造像記

北齊造像記

北齊造像記

北齊造像記

金石錄卷第二十一終

金石錄卷第二十二

跋尾十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後魏鎮東將軍劉乾碑

後魏汝南王碑

北齊造像記

北齊郁久閭業碑

後周延壽公碑頌

後周太學拓拔府君墓誌

北齊華陽公主碑

北齊天柱山銘

後周華嶽廟碑

後周河瀆碑王松

後周同州刺史普六如忠墓誌

北齊隴東王感孝頌

後周温州刺史烏丸僧脩墓誌

北齊長樂王尉景碑

北齊馮翊王平苻寺碑

北齊臨淮王像碑漢

北齊白長命碑十二

北齊大安樂寺碑晉書卷之六十五

北齊司空趙赳碑晉書卷之六十五

北齊贈司空趙奉碑晉書卷之六十五

北齊宜陽國太妃傅氏碑

北齊赫連子悅清德頌

隋興國寺碑陰

隋齊太夫人楊氏墓誌

隋化善寺碑

隋願力寺舍利寶塔函銘

隋周羅暉墓誌

隋禹廟殘碑

隋黃門侍郎柳旦墓誌

隋尚書左僕射元壽碑

隋西林道場碑

北後魏鎮東將軍劉乾碑

右魏鎮東將軍劉乾碑云君諱乾字天自胡夷亂華

典章文物掃地而盡至于名字書畫皆一出其私意

而無復稽考可謂亂世矣若劉君者名乾字天 豈

不怪哉

北後魏汝南王碑

右後魏汝南王碑王名悅字文子也爾朱榮之亂奔

梁武厚遇之立為魏王後復歸北據後魏書列傳

云出帝時為大司馬卒而帝紀與北史皆言為出帝

所殺蓋列傳之誤而此碑亦不書者諱也

北齊造像碑業

右北齊造像記云天保四年歲次己丑案齊文宣以

東魏武定八年受禪改元天保是歲庚午至四年當

為癸酉而此記誤書癸為巳爾其字畫不工特以甲子差誤恐後來疑焉因錄于此

北齊郁久閭業碑

右北齊郁久閭業碑郁久閭其姓本出東胡見于北朝者有後魏景穆恭皇后郁久閭氏云河東王毗之妹今魏書列傳但有閭毗又有閭大肥皆云孀人蓋同族也大肥通武時歸國尚華陰公主以此碑考之業乃大肥之孫魏書于皇后傳氏姓郁久閭而於毗与大肥傳止言姓閭毗於景穆皇后為兄弟其姓

不應有異使後嘗更姓史家亦當具載兼大肥之孫亦不當復用舊姓也蓋史之闕漏又碑云祖名大泥鵲起而史作大肥碑又云業茹國王步渾之玄孫孀或稱茹見於前史惟魏書孀列傳自本骨閭以來叙其世系甚詳无名步渾者亦莫知其為何人也

北齊周延壽公碑頌

右後周延壽公碑頌云勳州刺史延壽郡開國公萬紐于寔考之于史寔太師燕國公于謹子也謹後魏

新嘗于粟磾子洛拔之後余家有洛拔子烈碑述其
世系甚詳云遠祖之在幽州世首部落陰山之北有
山號萬紐于者公之奕葉居其原趾遂以為姓暨高
祖孝文皇帝時始賜姓為于氏焉今此碑復稱萬紐
于者蓋漢周時凡孝文賜姓者皆復改從舊云又姓
纂及唐書宰相世系表皆云謹洛拔五世孫也以後
魏及周書考之洛拔以太安四年卒年四十五謹以
正光四年為廣陽王元深長流叅軍年三十一洛拔
之卒距謹之為叅軍蓋六十四年矣洛拔既早世不
應後六十四年已有五世孫年三十一也以此知言
謹為洛拔五世孫者蓋未可信又周書稱謹祖名安
定而唐書表作子安亦莫究其孰失也

後周太學生拓拔府君墓誌

右後周太學生拓拔府君墓誌陳使周弘正撰云君
諱吐度真魏昭成皇帝之後也夷虜以三字為名者
甚衆托拔君為書生尚仍舊俗何哉蓋自魏孝文帝
惡夷虜姓氏畫易之至後周一切復改從舊故當時
士人名字亦皆用虜語无足怪也

北齊華陽公主碑

右北齊華陽公主碑云公主諱李艷蓋魏孝文帝之孫廣平王懷之女北齊趙郡王叡之母也按北史叡列傳其前云母華山公主而其後乃作華陽今此碑及北齊書皆正言封華陽蓋北史誤

北齊天柱山銘

右北齊天柱山銘在今萊州膠水縣初後魏永平中鄭道昭為郡守名此山為天柱刻銘其上至北齊天統元年其子述祖繼守此邦復刻銘焉案後魏書道昭之父義謚文靈而道昭所立義碑乃云謚為文今此碑又云謚文貞皆莫可考

後周華嶽廟碑

右後周華嶽廟碑萬紐于瑾撰趙文淵字德本書按後周書列傳有趙文深字德本蓋唐初史官避高祖諱故改淵為深爾蓋紐于瑾者唐瑾也周文帝時賜姓宇文後以于謹請與百姓更為萬紐于云

後周河瀆碑

右河瀆碑後周天和二年建內使大夫瑯琊王褒字

之墓遂命僚佐刻此頌焉墓在今平陰縣東北官道傍小山頂上隧道尚存惟塞其後而宜其前与杜預所見邢山上鄭大夫冢無異冢上有石室制作工巧其內鐫刻人物車馬似是後漢時人所為余自青杜如京師往還過之屢登其上按劉向孝子圖云鄭巨河內温人而鄰道元注水經云平陰東北巫山之上有石室世謂之孝子堂亦不指言何人之冢不知長仁何所據遂以為巨墓乎

按頌有孝子堂之語故知即水經所載也

高後周温州刺史烏丸僧脩墓誌

右後周烏丸僧脩墓誌僧脩本姓王氏梁南城侯神念之子太尉僧辯之弟歸後周仕為温州刺史卒元和姓纂及唐史宰相世系表皆六神念父同為護烏丸丸又諸書皆云神念謚壯而墓誌作莊唐表云僧脩生景孝而墓誌云名洋字景孝皆當以墓誌為正附北齊長樂王尉景碑

附北齊長樂王尉景碑

右北齊長樂王尉景碑按北齊書景字士真而碑云

字嗣相蓋傳之誤

北齊馮翊王平苒寺碑

右北齊平苒寺碑題太宰馮翊王定光像寶殿碑馮翊王者名潤神武子也碑云寺魏廣平王懷所立永平中造定光銅像一區高二丈八尺屬魏季像在寺外未果移入其後齊高祖過洛始遷像入寺至潤又增脩殿宇焉據楊衍之洛陽伽藍記云孝昌三年十二月申此像面有悲容兩目垂淚三日而止其後爾朱榮北海王爾朱兆入洛陽像皆悲泣如初每經神駿翔野惶懼其事甚異而此碑不載

北齊臨淮王像碑

右北齊臨淮王像碑臨淮王者婁定遠也此北齊書和士開傳定遠與趙郡王叡謀出士開為兗州刺史未行士開納賂定遠得留復出定遠為青州刺史責叡以不臣之罪而殺之定遠歸士開所遺加以餘珍賂之乃免如史所書定遠可謂小人矣定遠本傳但云封臨淮郡王而不書其為青州者闕也又定遠從弟叡既附見定遠傳而于外戚傳又重出南北朝諸史猥并類如此可笑也

北齊白長命碑

右北齊白長命碑云公字長命而其名已殘缺長命
白建之父也北齊書及北史建傳皆云父名長命者
蓋齊魏間人多以字為名耳

北齊太安樂寺碑

右北齊太安樂寺碑其額題廣業王太安樂寺碑廣
業王者尉萇命之子破侯也碑云魏末離亂萇命嘗
營護此寺其後破侯與其弟興敬復加營葺故立此
碑按北史及北齊書有尉長命禱今碑乃作萇命又
史云其卒謚曰武壯而碑乃作武莊當以武壯為正破
侯嘗仕為中書令尚書左僕射尚書令錄尚書事封
廣業王官甚顯而史無傳

北齊司空趙起碑

右北齊趙起碑按北齊書列傳云起天統二年除滄
州刺史武中卒于官今以碑考之起自滄州還闕除
吏部尚書判外兵省事遷光祿大夫以本官兼尚書
左僕射出守懷州事轉膠州刺史封南泉郡王乃卒
史皆不書而云卒於滄州誤矣

北齊贈司空趙奉碑

右北齊趙奉碑奉彥深父也碑云父諱奉字奉伯而北齊書及北史但云名奉伯而已碑又云父清河府君剖符東秦著績齊土父于其職遂即家焉今為平原貝丘人也而史乃云彥深高祖父難為清河太守遂家清河清河后改為平原二事不同皆當以碑為正惟史以謂彥深本名隱避齊廟諱故以字行而碑直書為隱何哉

北齊宜陽國太妃傳氏碑

右北齊宜陽國太妃傳氏碑其額題齊故女侍中宜陽國貞穆太妃傳氏碑云太妃諱華清河貝丘人也按北史後魏置女侍中視二品然本後宮嬪御之職今以宰相母為之惟見于此

北齊赫連子悅清德頌

右北齊赫連子悅清德頌據北史列傳子悅為鄭州刺史郡人請為立碑詔許之碑所載亦同而碑乃在今許昌者按隋書地理志潁州郡舊置潁州東魏改曰鄭州後周改曰許州又傳云子悅天保中為揚州

刺史而碑作陽州者按地理志東魏於宜陽置陽州
後周改為熊州云
陳隋興國寺碑陰
右隋興國寺碑陰丁道護書道護所書興國啓法兩
寺碑皆在襄陽歐陽公嘗得啓法寺碑列于集古錄
中而於大學官楊哀處見興國寺碑以不得入錄為
恨今碑陰又有襄州鎮副提管柳止戈以下十八人
姓名字畫尤完好歐陽公所未見也蔡君謨題其後
云在杭州日坐有客曰小說稱丁真永草永固知名
丁何人也予謂道護豈其人耶按法書要錄丁覲與
智永同時人善隸書世稱丁真永草非道護也
隋齊國太夫人楊氏墓誌
右隋齊國太夫人楊氏墓誌云夫人字季姜僕射高
穎母也隋書穎傳云穎以母憂去職開皇二年伐陳
詔穎節度諸軍據此穎之丁內銀蓋在開皇初今以
墓誌考之楊氏之卒乃在十年傳稱穎既貴其母常
誠以遠禍後穎竟以危言為帝所誅如其言可謂
賢母矣常恨不著其姓氏今乃見于此云

隋化善寺碑 讀其跋云今已見於世

右隋化善寺碑在徐州碑陰有卽餘令題記云隋尹
式撰余元祐間侍親官蘇門時為兒童得此碑今三
十餘年矣

隋願力寺舍利寶塔函銘 是古碑國建二年必刻

右隋願力寺舍利寶塔函銘仁壽三年相州刺史薛

胄建唐劉禹錫集載僧靈澈詩有云經來白馬寺僧

到赤烏年禹錫稱其二因讀此銘序亦以白馬之寺

對赤烏之年乃知前人已以此語蓋隋間文體大率

以偶儻為工雖格力卑弱然用事親切時有可喜也

隋周羅暉墓誌 此書年法詳見前卷

右隋周羅暉墓誌無書人姓名而歐陽率更在大業

中所書姚辯墓誌元長壽碑与此碑字體正同蓋率

更書也往時書學博士未第善書尤精於鑿裁亦以

余言為然羅暉名將隋史有傳今以墓誌考之羅暉

在陳自鍾離太守遷秦郡而史不載又史云開皇中

自幽州刺史轉涇州毋慶去賊復起授幽州遼東之

後徵為水軍總管進為上將軍而墓誌自幽州為水

軍總管進上將軍然後為涇州其遷拜次第皆不同
又史云拜東宮右虞候卒而墓誌為左監門率史云
轉右衛率而墓誌為右監門武侯率史云自右武侯
大將軍進授上將軍而墓誌不載蓋未嘗拜此官也
皆當以墓誌為據

隋禹廟殘碑

右隋禹廟殘碑其文字磨滅十五六而其末隱隱可
辨云會稽郡下缺三字史陵書筆法精妙不減歐虞篆張
懷瓘書斷云褚遂良嘗師史陵蓋當時名筆也今此
碑磨滅而僅存世之藏書者皆未嘗有非余收錄之
富則遂不復見于世矣

隋黃門侍郎柳旦墓誌

右隋柳旦墓誌以考隋史列傳其始終事跡皆同惟
傳云揖判黃門侍郎而墓誌云檢校黃門侍郎小異
爾又墓誌載旦六子燮則倬楷濟亨而元和姓纂與
唐史宰相世系表皆云旦五子而闕其第五子濬亦
當以墓誌為是也

隋尚書左僕射元壽碑

右隋元壽碑虞世基撰歐陽詢書按隋史壽開皇中
為尚書主爵侍郎而碑云主爵郎碑云從晉王伐陳
時兼揚州長史授行軍總管長史卒陳遂為揚州總
管府長史遷尚書左丞而史但云自元帥府屬卒陳
入為左丞爾又為太常少卿時兼雍州司馬史亦不
載其卒贈尚書左僕射光祿大夫封博平侯而史但
云贈右僕射皆其闕誤史云壽在周封儀隴縣侯而
碑作儀龍侯今按隋書地理志有儀隴縣屬巴西郡
而無儀龍未知孰失也

全隋西林道場碑

右隋西林道場碑題太常博士歐陽詢撰而不著書
人名氏余家藏隋姚辯墓誌元壽碑皆率更在大業
中為博士時所書与此碑字體絕不類知其非率更
書也

金石錄卷第二十二終

金石錄卷第二十三

唐司空竇抗墓誌

後周黃羅刹碑

隋桂州總管侯莫陳穎墓誌

唐孔子廟堂碑

唐杜如晦碑

唐房彥謙碑

唐房彥謙碑陰

隋衛尉卿竇慶墓誌

唐大理卿卽穎碑

唐丹州刺史張崇碑

唐昭陵刻石文

唐昭陵六馬贊

唐益州長史裴鏡民碑

唐溫彥博碑

唐贈高穎禮部尚書詔

唐河間元王碑

唐弘濟寺碑

唐段志玄碑

唐獨孤使君碑

唐晉祠銘

唐相州刺史侯莫陳肅碑

唐孔穎達碑

唐太府卿龔夔譽墓誌

後周太宗伯唐瑾碑

隋皇甫誕碑

唐司空實抗墓誌

右唐竇抗墓誌歐陽詢撰并書其所歷官新舊史所
書頗多闕略蓋抗在隋自岐州刺史遷冀州又遷定
州又為遼東道行軍總管改朔州道遂授持節幽易
燕檀四州諸軍事幽州總管幽州刺史而史直云自
岐州轉幽州總管其歸唐為弘化道安撫大使遷光
祿大夫又為左武侯大將軍時以本官領同州刺史
史皆不載其卒史言謚密而誌作密新史言贈司徒
而誌作司空舊史亦為司空與誌合

後周黃羅刹碑

右後周黃羅刹碑虞世南撰羅刹仕周為行軍總管
其子君漢唐初為將有功武德中為父追立此碑按
後魏元叉本名夜叉其弟刹本名羅刹元樹遺公卿
書說詆以謂夜叉羅刹皆鬼名也今羅刹周人去魏
不遠猶以為名何哉

隋桂州總管侯莫陳穎墓誌

右隋侯莫陳穎墓誌穎隋書有傳以其事考之多合
惟傳言穎謚曰定而誌不載按誌云公第四子尚書
考功郎中乾會而傳作虔義理皆通然予嘗得乾會

碑云名肅字乾會元和姓纂所載亦同疑其以字行爾蓋隋唐間人多如此

唐孔子廟堂碑

右唐孔子廟堂碑虞世南撰武德時建而題云祖王旦書額者蓋舊碑無額武后時增之爾至文宗朝馮宿為祭酒請琢去周字而唐史遂以此碑為武后時立者誤也睿宗所書舊額云大周孔子廟堂之碑今世藏書家得唐人所收舊本猶有存者云

唐杜如晦碑

右唐杜如晦碑虞世南撰聽其字畫蓋歐陽詢書也如晦唐偉人史家立傳不應草。今以碑考之頗多異同傳言如晦大業中嘗以選補滏陽尉棄官去而碑言在隋起家為雍州從事及煬帝幸江都代王使君判留守事蓋如晦未嘗為滏陽尉而亦未嘗棄官去也傳言秦王為皇太子授左庶子而碑作右庶子傳言為校檢侍中揖吏部尚書而碑作揖侍中吏部尚書傳云其祖名杲而碑所書乃名徽傳云謚曰成而碑所書乃誠也蓋此碑乃太宗手詔世南勒文于

其石其官爵祖父名諱不宜有誤皆可以正史氏之失矣

唐房彥謙碑中

右唐房彥謙碑彥謙玄齡父也在隋任司隸刺史出為涇陽縣令卒官不大顯而隋書立傳二千餘字者

蓋修史時玄齡方為宰相故也彥謙自曾祖而下三

世皆封壯武侯隋唐史玄齡所書皆同獨此碑作莊

武未知孰是碑李百藥撰歐陽詢八分書在今齊州

丘章縣界中世頗罕傳

唐房彥謙碑陰

右唐房彥謙碑陰其載彥謙歸葬恩禮儀物之盛太

宗遇玄齡可謂厚矣蓋厚其禮所以責其報也太宗

可謂善任人矣

隋衛尉卿竇慶墓誌

右隋竇慶墓誌慶曾祖略祖溫善父崇定壯史及壯

齊後周隋書皆有傳諸史皆云慶祖名善而慶之兄

抗墓誌乃云名溫唐書宰相世系表以為善一名溫

今此誌名溫善皆不可考慶大業中仕為衛尉卿史

云為群賊所殺而墓誌云為賊盧圓月所殺墓誌貞
觀四年刻其小楷工妙不減歐虞惜其不著名氏也

唐大理卿即顏碑唐大理卿即顏碑

右唐即顏碑李百藥撰歐陽公集古錄云顏父名基
字世業而百藥書顏世次但云父世業又書顏先茂
碑亦然考其碑文有皇基締構之言則基字當時公
私無所諱避百而藥書顏父字而不名不詳其義是
以君子貴乎博學余按隋及唐初人多以字為名故
雖一時名卿其名字混淆略不可考又按顏字楚之

其事跡稌見北史隋書皆書為楚之而不載其名顏
獨唐書即餘令傳云祖顏字楚之至于傳中叙述行
事止稱楚之疑其亦以字行耳

刻唐丹州刺史張崇碑刻唐丹州刺史張崇碑

右唐丹州刺史碑首尾已殘缺其可見者云公諱崇
字平高按新唐書劉襲傳後載起義功臣事迹有張
平高云綏州人從唐公平京城累授左領軍將軍蕭
國公貞觀初丹州刺史坐事以右光祿大夫還第
卒今以碑考之其事皆同惟傳以字為名耳

唐昭陵刻石文

右唐昭陵刻石文太宗為文德皇后立歐陽詢書其
文具載于太宗實錄今石刻已磨滅故世頗罕傳其
略可見者有云無金玉之寶玩用之物木馬富人
形而已欲使賊盜息心存亡無異又云俯視漢家諸
陵猶如蟻垤皆被穿窬今營此陵制度卑狹用功有
少望與天地相異永无後患其言非不丁寧切至也
然竟温韜之禍太宗英武聰明過人甚遠而于此
眷之不忘何哉以此知有生之際能超然无累者賢
哲之所難也又云國家府藏皆在目前与在陵内何
異其詞亦洒淅無為後世達士所笑乎

唐昭陵六馬贊

右唐陵六馬贊初太宗以文德皇后之葬自為文刻
石于昭陵又琢石象平生征伐所乘六馬為贊刻之
皆歐陽詢八分書世或以為殷仲容書非是至諸降
將名氏乃仲容書耳今附於卷末云

唐益州長史裴鏡民碑

右唐裴鏡民碑殷令名書令名与其子仲雍皆以能

書擅名一時而令名遺跡存者惟此碑耳筆法精妙不減歐虞惜不多見

唐溫彥博碑書耳

右唐溫彥博碑歐陽公集古錄跋顏勳禮碑後云按唐書溫大雅字彥弘弟彥博字大臨弟大有字彥將兄弟義當一體而名大者字彥名彥者字大不應如此蓋唐世諸賢名字可疑者多封德彝云明倫房玄齡云名喬高士廉云名儉顏師古云名籀而皆以字行倫喬儉籀在唐无所諱不知何避而行字余按顏之推家訓云古者名終則諱之字乃可以為孫氏江南至今不諱字也河北士人全不諱之名亦呼為字字固為字尚書王元景兄弟皆號名人其父名雲字羅漢一皆諱之其餘不足怪也又顏師古匡謬正俗載或問人稱字而不稱名者何也師古考諸典故以稱名為是蓋當時風俗相尚如此初無義理也然師古既立論以稱名為是而乃以字行殆不可曉也已

唐贈高穎禮部尚書詔

右唐贈高穎詔書貞觀十一年改葬有詔贈禮部尚

書其事當載于史而隋書類列傳唐書帝紀太宗實錄皆不載

唐河間元王碑

右唐河間元王孝恭碑按新唐書孝恭自宗正卿歷源州都督晉州刺史貞觀初為禮部尚書以卒今以碑考之自宗正遷禮部尚書坐事免尋復舊任俄授梁州都督改晉州刺史與司空无忌等同時冊拜觀州刺史世宗承襲授光祿大夫禮部尚書蓋孝恭凡三為尚書一免官一拜世襲刺史本傳皆不載而以梁州為涼者亦誤也又唐初功臣皆云圖形凌烟閣而此碑乃作戢武閣戢武之名不見于他書惟當時石刻數處有之豈凌先名戢武而後改之邪

唐弘濟寺碑

右唐弘濟寺碑在今汾州按唐會要此碑李百藥撰唐太宗初即位下詔于建義以來交兵之處為義士凶徒隕身我陳者各建寺刹分命儒臣為銘凡七碑今所得者沁水寺慈呂州普濟幽州昭仁與此碑凡四而虞世南褚遂良所建今皆亡矣

四唐段志玄碑並身三妻今皆亡矣

右唐段志玄碑以唐史考之多不合碑云公諱某子志玄而其名已殘缺然史初不載其名也碑云鄉平人而史云臨淄人碑云謚忠壯而史云謚忠肅舊史志作忠壯與碑合又碑云圖形戢武閣按唐史及諸書功臣圖形皆凌烟閣初餘得河間元王碑云圖形戢武意謂凌烟先名戢武後改之爾今得斷碑亦同由是益知前言之不謬二碑皆當時所立不應差誤也

右唐独孤使君碑云君諱某字延壽而其名殘缺不可辨延壽阤子也隋書外戚傳云阤二子延福延壽元和姓纂云阤生延壽皆不著其名又姓纂云延壽封新蔡公而碑云封新蔡縣開國男亦當以碑為

正
右唐晉祠銘太宗撰拜書晉祠者唐叔虞祠也高祖初起兵禱于叔虞祠至貞觀二十年太宗為立碑

唐相州刺史侯莫陳肅碑二十一年及肅碑
右唐侯莫陳肅碑肅桂州總管穎之子也元和姓纂
所載侯莫陳氏云其先後魏別部居庫斛真水周書
云代武川人世為渠帥隨魏南遷為侯莫陳氏余嘗
得穎及穎之孫涉墓誌皆云本劉姓系出漢楚元王
交穎墓誌則以為父崇後周時賜姓涉墓誌則以為
崇王父豐後魏時賜姓二說已自不同而肅碑乃云
漢中山靖王勝之後勝曾孫邵謀誅王莽不密避難
於代因左言而俞氏改姓侯莫陳焉自古史傳所載
容有異同今穎肅涉三世歲月相接而碑誌所書自
相乖戾如此皆莫知其孰是豈其姓氏本出夷虜而
唐初以族望相高故妄言出于名胄以欺眩世俗初
無所稽挾乎不然殆不可考也已

唐孔穎達碑

右唐孔穎達碑于志寧撰世傳虞永興書挾碑云穎
達卒于貞觀二十一年時世南之亡久矣然聽其筆
法蓋當時善書者規摹世南之書而為者也

唐太府卿李襲譽墓誌

李襲譽墓誌

右唐李襲蒼墓誌唐史列傳載襲蒼官門甚略批墓誌云武德初拜太僕卿出為潞州總管尋徵拜太府卿而傳言高祖定長安授太府少卿者蓋傳誤傳言襲蒼坐私憾杖殺番禾丞劉武嘗廢為民流泉州卒而墓誌不載疑諱之也

後周太宗伯唐瑾碑

右周唐瑾碑以後周書及北史列傳校之首尾皆抵牾不合傳云字附璘而碑云字子玉傳云始仕為尚書員外郎而碑云釋褐員外散騎侍郎傳云初封姑臧縣子而碑云永昌子傳云為吏部尚書以父憂去職尋起令視事而碑云為周太祖室記其年丁武公憂起復太子舍人傳云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臨淄縣伯轉吏部尚書于謹伐江陵以為元帥府長史而批碑為吏部尚書皆在為驃騎帥府及元帥長史以前又其改封淄川伯蓋為龍驤將軍時而其為開府乃進爵為公傳云六官建授禮部中大夫而碑云授宗伯傳云出為秦州刺史歷柘州硤州轉荊州總管府長史入為吏部中大夫歷御史中大夫

中大夫久之除司宗中大夫兼內史卒于位而碑云
先為柘州刺史乃遷蔡州授司宗御正納言又轉荆
州總管尋遷小宗伯乃薨其遷拜次第不同如此傳
云瑾嘗為戶部尚書硤州刺史吏部中大夫今掘碑
皆未嘗拜而柘州碑作柘碑云瑾嘗為黃門侍郎又
為散騎常侍尋領大著作脩國史及起居注又侍中
傳皆不載其卒也傳云贈小宗伯而碑云贈華州刺
史傳云謚曰方而碑云謚曰懿碑于志寧撰貞觀中
其孫皎所立後周書北史皆唐初脩距瑾之卒歲月
未遠而顛倒錯謬如此然其官爵名字子孫不應有
誤皆當以碑為據也

隋皇甫誕碑

右隋皇甫誕碑余嘗得誕墓誌又得此碑以考北史
及隋書列傳云誕字玄慮而碑誌皆作玄憲傳云隋
高祖受禪為兵部侍郎數年出為魯州長史開皇中
復為比部刑部刑曹二侍郎遷治書侍御史為河南
道大使及還奏事稱旨令判大理少卿明年遷尚書
右丞以碑誌參攷誕自司徒至主簿出授長史俄除

益州提管府司法徵授比部侍郎蓋未嘗拜兵部而
其為河北河南安撫大使乃任右丞時皆史家之據
惟墓誌稱誕嘗為司徒主簿而碑不載傳與墓誌皆
云為魯州長史而碑作廣州則疑碑之脫漏墓誌乃
葬時所述然碑亦貞觀中其子無逸追建不應差謬
而不同何也

金石錄卷第二十三終

金石錄卷第二十四

跋尾十四唐

唐益州學館廟堂碑

唐萬年宮碑陰題名

唐薛收碑

唐崔敦禮碑

唐贈左僕射楊達碑

唐李靖碑

唐辨師法碑

唐蘭陵長公主碑

唐清河公主碑

唐趙弘智碑

唐登封紀號文

唐司元太常伯竇德玄碑

唐于志寧碑

唐弘文館學士顏君墓誌

唐碧落碑

唐興昔亡單于阿史那彌射碑

唐阿史那忠碑

唐明徵君碑

唐黎尊師碑

唐李勣碑

唐陽翟侯夫人陸氏墓誌

唐少姨廟碑

唐啓母廟碑

唐房玄齡碑

唐高士廉瑩北記

唐益州學館廟堂記

右唐益州學館廟堂記成都縣令顏有意撰人題法
曹陳玉文學太子詹事待詔弘文館陵州長史而姓
名殘缺不可辯集古錄直以為有意撰非也碑陰載
當時官僚姓名後人題云此記賀遂亮撰未知果是
否記文叙述前世遺跡考究同異文詞古雅甚可喜
也

唐萬年宮碑陰題名

右唐萬年宮碑陰者高祖自為萬年宮碑然宰相而
下皆題名于其陰余每覽此碑見長孫无忌褚遂良
許敬宗李義甫同時列名未嘗不掩卷太息以為善
惡如水火決不可同器惟人主能辯小人而遠之然
後君子道長而天下治若俱收並用則小人必得志
小人得志則君子必被其禍如無忌遂良是已然知
人帝堯所難非所以責高宗也

唐薛收碑

右唐薛收碑文字殘缺其可讀處以唐史校之無甚
異同惟收之卒謚曰懿而史不書爾又收之子元超
撰唐史及此碑皆云名元超而楊炯盈川集載炯所

為元超行狀乃云名振字元超蓋唐初人多以字為名耳

唐崔敦禮碑

右唐崔敦禮碑按新唐史列傳云敦禮字安上而宰相世系表則云名安上字敦禮今此碑所書與表合然舊史及碑皆言敦禮本名元禮高祖為改名焉其孫統墓誌亦云名敦禮蓋疑其以字行耳又世系表其末載崔氏為宰相者二十餘人而獨不著敦禮乃其闕漏也

唐贈左僕射楊達碑

右唐贈左僕射楊達碑達觀王雄弟也煬帝時官至納言卒贈吏部尚書唐顯慶中以武后外祖父加贈左僕射官為之立碑以隋書列傳放之時有異同傳云字士達而碑云字叔壯傳云年六十二而碑云年六十五皆當以碑為止又傳云謚恭而碑云謚懿余集錄有李嶠所撰武后母墓碑亦云謚為恭與傳合未知孰是也

唐李靖碑

右唐李靖碑集古錄云靖之封衛國公也授濮州刺史蓋太宗以功臣為世襲刺史後雖不行史宜書而不書者闕也余按新史長孫無忌傳載無忌以下授世襲刺史者凡十四人姓名具存蓋其事以見於他傳則於本傳似不必重載也

唐辦法師碑

右唐辦法師碑薛純陀書歐陽公集古錄云純陀太宗時人其書有筆法意其當時必為知名士而今世人罕知者然亦不傳于世集古所得純陀書祇此而已余按法書要錄云薛純陀學歐草微傷肥鈍亦通之亞也然則純陀當時真知名矣余又得純陀八分書比干碑歐陽公所未嘗見也與純陀同時有薛純唐太宗命書砥柱銘者其筆法與純陀純相類疑即一人蓋唐初時人姓名多如此耳

唐蘭陵長公主碑

右唐蘭陵長公主碑李義甫撰按唐書列傳云公主太宗第十二女而碑云第十九女蓋傳誤也

唐清河公主碑

右唐清河公主碑公主太宗女也碑云下嫁程知節之子處亮知節碑及唐史知節列傳元和姓纂所載皆同惟公主列傳作懷亮非是唐史一書而首尾自相乖戾者甚衆非特此也

唐趙弘智碑

右唐趙弘智碑云弘智字處仁而史不載又云自太子舍人為吏部員外郎遷國子博士檢校吏部郎中尋為越王府長史兼檢校吏部侍郎遂轉黃門侍郎舊史亦云累遷而新史直云繇太子舍人拜黃門侍郎即爾又弘智為國子祭酒嘗領東宮賓客而新舊史亦皆不載

唐登封紀甝文

右唐登封紀甝文凡兩碑皆高宗自撰并書其一大字磨崖刻于山頂其一字差小立于山下然後世頗罕傳政和初余親至泰山得此二碑入錄焉

唐司空太常伯竇德玄碑

右唐司空竇德玄碑以唐史本傳考之其事多合惟德玄為御史大夫相吏部禮部度支三尚書遂廷大司

憲史皆不載又其弟德遠史云封安樂男而碑作樂
平皆當以碑為正

唐于志寧碑

右唐于志寧碑以考唐史列傳其徵時所歷官吏多
不書今亦不復錄其尤著者碑云大業十年為清
河縣長而傳云為冠氏長碑云自中書侍郎并兵部
授蒲州刺史不赴為汝州刺史判太常卿事以本官
兼雍州別駕并禮部尚書而史皆不載史云自侍中
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頃之兼太子少師

遷太傅顯慶四年以老其骸骨詔解僕射更拜太子
太師仍同三品今以碑考之其初拜僕射也未嘗領
中書門下三品至罷僕射乃為同中書門下叅謀朝
政皆史家之誤又紫百官志唐初宰相有叅議朝政
叅預朝政叅知政事其後有同中書門下三品同平
章事永淳中遂以平章事入御而獨無叅謀朝政之
名蓋惟見于此耳而無紫百官志

唐弘文館學士顧君墓誌

右唐顧君墓誌已殘缺亡其前一段以事考之蓋顧

猶也。猶高宗朝為弘文館學士司文郎中卒姓名附見唐書。令狐德棻傳其子宗仕武后為宰相。今此誌但云第六子疏等而無宗。蓋當時官未顯故不載歟。
唐碧落碑

右唐碧落碑大篆其詞則唐宗室黃公湛所述。或云陳遺王書。或云湛字書。莫皆可。知李肇及李潛並言李陽冰見此碑。裴細數日不去。又言陽冰自恨其不如。以槌擊之。今缺處是也。此說恐不然。陽冰嘗自述其書。以謂斯翁之後。直至小生。於他人書。蓋未嘗有所推許。唐人以大篆當時罕見。故妄有稱說耳。其實筆法不及陽冰遠甚也。

唐興昔亡碑 于阿史那彌射碑

右唐阿史那彌射碑。彌射本西突厥。嘗歸朝。後伐龜茲。為蘇海政所殺。舊唐史紀彌射事甚詳。多與碑合。而新史所書甚略。加高宗再為崑陵都護。興昔亡單于皆不載。碑云單于諱某字彌射。而缺其名。不書史。且言名稱射。豈作碑者為緣飾之手。豈阿史那

唐阿史那忠碑

右唐阿史那忠碑唐書列傳云忠尚宗室女定襄縣
主始治姓獨著史今此碑當時所立題云阿史那府
君之碑而元和姓纂云阿史那氏開元中改為史
疑傳誤也唐太宗親撥隋亂即位未幾遂致太平其
好賢樂善蓋出天性故一代之豪傑皆樂為之用如
忠之後出於降虜亦皆立勲本朝著名後代雖云太
宗天姿英睿絕人甚遠至於輸忠盡節諸賢之助亦
多矣嗚呼盛哉

新唐明徵君碑

右唐明徵君碑徵君者梁人名山賓也高宗朝其裔
孫崇儼以方伎進故立此碑曰唐史言高宗自製文
而書之非也蓋高宗撰文高正臣書耳

其事不經固已難信今又以少姨為塗山氏之妹廟
而祀之其為淺陋尤甚蓋俚俗所立淫祀也烟既載

之于碑又遂以為漢書所謂少室之廟者何其陋哉
唐啓母廟碑按淮南子云禹治鴻水通轅
轅山化為熊塗山氏見之慙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為
石方生啓禹曰歸我子石坡北方而啓生其說可為
恠矣然漢武帝幸緱氏至中嶽見夏后啓母石列於
詔書則固已信之矣其後郭璞注山海經顏師古注
漢書皆具載其語而融又文其事于碑流俗安得不
惑乎自古荒誕之士喜為奇辭怪說以欺世眩俗李
士大夫能卓然不惑者乎蓋鮮如啓母化為石伊尹
之母化為桑事尤不經難信然錄古訖今未有非之
者也嗚呼此君子所以惡攻乎異端也歎

唐房玄齡碑

右唐房玄齡碑文字摩滅斷續不可考究惟其名字
僅存其後題脩國史河南公而姓名殘缺者褚遂良
也按舊唐史云玄齡名喬字之止玄齡而新史乃云
名玄齡字喬今碑所書与新史合惟宰相世系表又
云玄齡字喬松者不知何所據也

唐高士廉瑩北碑

右唐高士廉瑩北碑記唐史及元和姓纂皆云廉士父名廟而北史作廟今此碑與北史合蓋唐史及纂轉誤馮爾碑許敬宗撰模書模字畫甚工蓋貞觀中太宗命臨蘭亭序者

金石錄卷第二十四終

金石錄卷第二十五

跋尾十五 唐

唐褚亮碑

唐洛州刺史貫公清德頌

唐歐陽詢妻徐夫人墓誌

唐襄州刺史封公碑

唐襄州孔子廟堂碑

唐奉禮郎岑子輿墓誌

唐醴泉縣令張仁蘊德政碑

周武后升中述志碑

周武后封嶽碑

周昇仙太子碑

周大雲寺碑

周武士護碑

周孔昌寓碑

周崔敬嗣墓誌

唐祝府君碑

唐秦州都督唐宗碑

唐工部尚書姚璿碑

後周宇文舉碑

唐魏叔瑜妻王夫人墓誌

唐兵部侍郎崔兢墓誌

唐中興聖教序

唐睢教序碑側

唐徐有功碑

唐國子祭酒武承規墓誌

唐陝州刺史劉延景碑

唐脩封禪壇記

金石錄卷之二十五
唐褚亮碑

右唐褚亮碑唐書云亮杭州錢唐人而碑云晉南遷家于丹陽按元和姓纂自錢唐褚氏與亮族不同系唐史蓋失之

唐洛州刺史賈公清德頌

右唐洛州刺史賈公清德頌按唐史循吏傳賈敦頤敦實相繼為洛州刺史長史有惠愛郡人皆為刻石號棠棣碑今敦實之碑亡矣此碑載初除洛州制書有云三川之境是稱都會六條之寄元屬時英蒲州刺史賈敦頤體業強正識用優敏蓋其名乃敦頤也又武后實錄敦實傳中亦作敦頤以此知唐史傳寫之誤又按法書要錄此碑王知敬書以知敬所書他石刻校之字畫不類未知果知敬書否也

唐歐陽詢妻徐夫人墓誌

右唐歐陽詢妻徐氏墓誌云徐始以夫恩封渤海郡君尋加渤海郡夫人最後以子恩封渤海太縣君按本朝之制婦人既封縣君或郡夫人再以子貴加恩則直封為郡太君郡太夫人不復為縣太君矣今徐

既以夫貴封夫人後以子恩總封太縣君蓋一時之制如此又不曰縣太君而曰太縣君與今名號亦異也唐世婦人封也次叙史家不載偶見于此志耳

唐襄州刺史封公碑

右唐襄州刺史封公碑宋之慤書字畫頗佳之慤之問弟也兄弟皆小人之慤奴事武三思三思五狗之慤乃其一以此知書持小技苟非其人亦何足貴哉

唐襄州孔子廟堂碑

右唐襄州孔子廟堂碑于敬之撰其前題魯大司寇贈太師宣尼父孔丘廟堂碑名春秋之法或書字或書名皆所以寓褒貶之意今敬之為孔子廟堂碑而斥其名何哉

唐奉禮郎岑子輿墓誌

右唐岑子輿墓誌云君諱子輿字安道南陽棘陽人也曾祖之家祖文本父曼倩按元和姓纂及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載曼倩四子猷義仲翔仲休而無子輿今墓誌云次第猷前太子典膳次第前義成均監主簿而無仲翔仲休墓誌既云猷義等則不云仲翔仲

休容有之惟子興乃曼倩長子姓纂與世系表當書而闕者何也

唐醴泉縣令張仁蘊德政碑

石唐醴泉縣令張仁蘊德政碑長壽三年立醴泉尉顏真卿書按魯公雖嘗為此官然在開元間而魯公以貞元元年為李希烈所害年七十六上距長壽三年實九十餘歲是時猶未生也又筆法與魯公他書不類以此疑有姓名同者然碑武后時立而不用當時所製字或六碑雖建于長壽中至魯公為尉重書

而刻之未可知也

據新史記傳魯公以貞元元年被害年七十六而舊史德宗實錄皆云沒于興元元年七年十

七疑新史謨

周武后升中述志碑

右周武后升中述志碑武后自誤睿宗書碑極壯偉立于崇之山巔其陰鍾紹京書字畫皆工妙政和河南尹上言請碎其碑從之

周武后封中嶽碑

右周武后封中嶽碑已殘缺書譌人名皆不可考然驗其筆跡蓋薛稷書也

周昇仙太子碑

右昇仙太子碑武后撰并書昇仙太子者王子晉也
是時張易之昌宗兄弟方有寵諂諛者以昌宗為子
晉後身故武后為葺其詞親銘而書其碑君臣宣淫
無耻類如此可發萬古之一笑也

周大雲寺碑

右大雲寺碑賈膺福撰并八分書其筆法精妙可喜
按舊唐史云武后鑄九鼎圖寫山物像命工書人賈
膺福薛昌容李元振鍾紹京等分題之紹京之書世
固多有膺福筆跡雖僅存然世亦未嘗有稱之者如
昌容等書遂不得見以此知士所以自著于不朽者
果在德而不在藝也

周武士護碑

右周武士護碑武后時追尊士護為無上孝明皇帝
命李嶠為碑文相王旦書石焉戎幕閑談載李德裕
言昔為太原從事見公牘中有文水縣牒稱武士護
墓碑元和年忽失龜頭所在碑上有武字凡十一處
皆鑿去之碑高大非人力所及未幾武元衡遇害此

今碑武氏最多皆刻畫完好無訛缺者以此知小說所載字多荒誕不可信類如此

周孔昌寓碑

右周孔昌寓碑載其世系甚詳云宣尼父三十六世孫也十四世潛吳侍中生晉豫章太守竺竺生大尚書冲冲生大司農侃侃生秘書滔滔生江夏太守僕生宋尚書左丞幼幼生尚書右丞遙之遙之生中書侍郎畢畢生齊散騎常侍珮珮生梁侍中休源休源生陳黃門侍郎宗範宗範生散騎常侍伯魚伯魚生

隋秘書正字德紹德紹生昌寓唐以前任人以族姓為重故雖更千百年歷數十世皆攷究自唐來五代之亂在朝者皆武夫悍卒於是譜牒散失士大夫茫然不知其族系之所自出豈不可惜也哉故余詳錄于此使後學論姓氏者有考焉按此碑及梁史皆云休源冲八世孫而元和姓纂獨以為七代孫吳矣

周崔敬嗣墓誌

右周崔敬嗣墓誌云祖咸考表而元和姓纂以咸為誠表為儀表又新唐書崔光遠傳中宗在房州官吏

皆不為禮光遠祖敬嗣為刺史獨盡誠推奉帝德之
及反正有與敬嗣同姓名者每擬官帝輒超拜後召
見悟非是訪敬嗣已死即授其子汪五品官汪生光
遠今以墓誌考之敬嗣武后時實為房州刺史然墓
誌載敬嗣長子悅次子協而無名汪者而姓慕亦云
悅生光遠然則以悅為汪蓋史誤敬嗣卒于證聖元
年中宗反正其歿已久屢遷他人官而不悟可謂昏
矣

唐祝府君碑

右唐祝府君碑府君諱緜欽明父也碑欽明自撰今
南京有漢祝睦兩碑其一言君自重黎祝融苗胄其
一言其先高辛余按諸書重黎祝融皆帝高陽之後
帝堯高辛之子也睦碑既云出於重黎祝融又云出
於高辛自相抵牾莫可究考而此碑引世本氏姓篇
云祝氏軒轅之後也史記周本紀武王刻殷封黃帝
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樂記云封黃帝之後於薊
帝堯之後於祝蓋以黃堯末下闕一字同出有然由此史傳
相文祝薊互舉參考世本司遷近之司馬遷史記於

族系多采世本不知世本果可盡信否蓋君子於學有所不知闕焉可也

唐秦州都督唐宗碑

右唐宗碑云君諱宗字徵仁而書宰相世系表云名世宗碑又云祖諱子政而世系表作二政皆當以表為正宗宰相休璟祖也仕隋為朔方郡丞行守郡事大業末為賊梁師都所殺神龍中贈秦州都督

唐工部尚書姚璿碑

右唐姚璿碑按新唐書璿列傳云為夏官侍郎坐族弟敬節叛貶桂州長史而碑云自兵部侍郎以敬節犯法改授司府少卿檢校定州刺史尋即真轉都督廣甯等二十三州諸軍事廣州刺史後替還仍以前累重貶桂州又璿為宰相時嘗為西京留守而史不載璿以妖妄諂諛事武后其事蹟皆不足取而於官秩闕漏不可不記者所以正史官之失也璿徵時所歷官列傳尤簡畧今皆不復載云

後周宇文舉碑

右後周宇文舉碑盧思道撰神龍中其曾孫敬追建

以後周書考之官閱事跡多同惟碑云公諱舉字奉神而史但言名神奉而已又史云其曾祖名求男而碑止言名求史云祖名顯和而碑止言名和亦皆不同其卒也史云宣帝以宿憾殺之而碑稱遵疾薨疑作碑者為諱其事當以史為正

唐魏叔瑜妻王夫人墓誌

石唐王夫人墓誌夫人魏叔瑜妻華之母也誌無書撰人姓名驗其筆法蓋華自書華以草隸擅名一時然石刻見于今者絕少此誌世尤罕傳云

唐兵部侍郎崔統墓誌

右唐崔統墓誌云公諱統字明慎祖敦禮父守業按舊唐書敦禮列傳云孫貞慎神龍初為兵部侍郎元和姓纂新史宰相世系表所書亦同今以墓誌考之其家世及名位皆合惟不著其名而以名為貞者皆唐史及姓纂之闕誤也

唐中興聖教序

右唐中興聖教序中宗為三藏法師義淨所作唐奉一書刻石在濟南長清縣界四禪寺寺在深山中淨

義真身塔尚存余屢往游焉得此文入錄案御史臺記奉一齊州人善書翰武后時為御史後坐誅剪皇族廢

唐聖教序碑側

右聖教序碑側云則天嘗得玉冊上有名十二字朝野不能識義淨能讀其文曰天冊神皇萬歲忠輔聖母長安證聖元年五月上之詔書褒荅案宋莒公紀年通譜武后以證聖元年九月授天冊金轉聖人之號故大赦改元光是司籙局人於水際得石函有玉冊云神皇萬歲忠輔聖母長安故改元協瑞其文與義淨所載小異云余嘗為義淨方外之人而區區為武后稱述符命可笑也然陶弘景號稱一代高士在梁武時亦屢上圖讖豈獨義淨哉

唐徐有功碑

右唐徐有功碑徐彥伯以新舊唐史考之其本末皆惟舊史云長安二年卒年六十二碑云三年卒年六十八新史亦年六十八與碑合

唐國子祭酒武承規墓誌

右唐武承規墓誌蘇頲撰顏魯公家廟碑載魯公之
父名惟貞字叔堅嘗為太子文學今此誌題太子文
學顏叔堅書豈非以字行乎家廟碑文稱叔堅受筆
法於舅殷仲容以草隸擅名云

唐陝州刺史劉延景碑

右唐劉延景碑延景女為睿宗妃生讓帝者碑云夫
人房氏以景雲元年贈沛國夫人二年歲次丁亥祔
窆于延景之墓按睿宗以景雲元年六月即位改元
歲次唐成明年歲在辛亥而碑作丁亥誤也碑載延

景四子溫玉承顏璵琪而元和姓纂以璵為瑗蓋姓
纂之謬

唐脩封禪壇記

右唐脩封禪壇記賈膺福書初余得膺福八分書大
雲寺記愛其筆法後又得此記字為小楷尤工妙可
喜云

唐

唐書其年歲久則其字愈小而為其
其年歲久則其字愈小而為其
其年歲久則其字愈小而為其

墓

金石錄卷第二十五

終而元中其年歲久則其字愈小而為其

金石錄卷第二十六

跋尾十六 唐

唐并州長史崔敬嗣碑

唐贈右僕射王洎碑

唐雋州都督姚懿碑

唐盧懷慎碑

唐琅邪王冲墓誌

唐玄元觀尹尊師碑

唐何侯新祠頌

唐郭知運碑

唐

唐大雲寺禪院碑

唐六公詠

唐涼國長公主碑

唐衛尉正卿泉君碑

唐左驍尉大將軍趙元禮碑

唐王方翼碑

唐龍角山紀聖銘

唐冠軍大將軍臧懷亮碑

唐蕭灌碑

唐楊曆碑

唐汝陽王長女墓誌

唐南嶽真君碑

唐立梁宣帝明帝二陵碑

唐孝義寺碑陰碑

唐景陽井碑

唐代國長公主碑

唐趙冬曦祭仲山甫文

唐解琬碑

唐贈哀州都督裴守真碑

唐北留令邢羨碑

唐并州長史崔敬嗣碑

右唐崔敬嗣碑按唐史崔光遠傳中宗在房州光遠之祖敬嗣為刺史盡誠推奉帝德之及反正有與敬嗣同姓名者每擬官輒超拜後召見悟非是訪真敬嗣已死乃用其子余集錄有光遠祖墓誌其卒在武后朝此碑敬嗣蓋中宗時誤遷官者也而碑乃云景龍元年有制追不時至中宗對宰相稱其姓名三令使者趣之及謁見即日拜羽林將軍二說不同豈中宗既見乃悟其非是歟

唐贈右僕射王洎碑

右唐王洎碑洎王仁皎父也元和姓纂唐書宰相世系表皆云名文洎而碑云名洎字文洎云

唐雋州都督姚懿碑

右唐姚懿碑懿崇父也據碑及唐書宰相世系表皆云公諱懿字善意而崇子奕碑與元和姓纂乃云名善意豈非以字行乎懿隋末唐初人仕至雋州都督

金石錄卷二十六
開元間崇為宰相立此碑

唐盧懷慎碑

右唐盧懷慎碑蘓頲撰其叙懷慎官闕甚畧云公諱懷慎字懷慎而史不載其字又云上同游鄆杜比望京闕巋然有公之別廬抵其宅室甚陋據其所書乃明皇嘗親幸其第而史云馳使問之非也史又云懷慎屬疾宋璟盧從愿候之臨別執二人手曰上求治切然享國久稍勸于勤將有儉人乘間而進矣蓋謂楊李也果如此懷慎可謂先見然獨新史有之舊史不載按懷慎以開元四年卒是時明皇新即位登用賢俊銳於為治之時也乃曰享國久倦于勤何哉疑初無此事蓋唐史喜取小說所載故事多謬誤以此知是非去取秉史筆者豈不可慎

唐琅邪王冲墓誌

右唐琅邪王冲墓誌冲越王貞子也貞宗遷房陵貞與冲謀反正舉兵未幾父子皆敗開元六年始詔陪葬昭陵武后革命毒流海內而唐宗室被禍尤甚冲父子特畏誅剪故率兵爾非有他謀也倉卒無援卒

就夷臧哀哉

唐玄元觀尹尊師碑

右唐尹尊師碑郭謙光八分書初不見稱於唐人歐陽公獨稱之以謂不減韓蔡史李四家余因訪求之爰得崔敬嗣及此碑著錄焉

唐河侯新祠頌

右唐河侯新祠頌秦宗撰云河伯姓馮夷名字公子潼鄉華陰人也按張懷太子張衡傳注引聖賢墓家記亦云馮夷者弘農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八石得

水仙為河伯又引龍魚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三說雖異然其為無所措據則同也嗚呼自古荒誕之說惑人雖聰明之士猶或不免况庸人乎

唐郭知運碑

右唐郭知運碑蘇頲撰知運有兩碑其一張說文唐書知運傳載其子二人曰英傑英乂而蘓張二公所為碑書其子四人曰英傑英奇英協英彥而無英乂歐陽公疑焉以為英奇等三子皆在唐不顯史家闕

漏或有之英人嘗為西川節度使其事甚著史官不應差其世家而蘓張二公作銘在知運卒後不遠亦不應闕其子孫莫可究其孰失余按代宗實錄云英人知運季子而元載所為英人墓碑亦云龍石節度使知運公之皇考也然則英人為知運子無疑又按英人碑云公以天寶二年筮仕蓋知運以開元九年卒明年立碑碑所載諸子皆以有名位英人時方孩幼且未從仕故碑不載尔余又嘗得徐浩所為英傑碑有云移孝於忠二葉四將齊名當代同氣十人然

則知運諸子碑傳闕漏者尚多不獨此三人而德宗實錄

又有郭英幹云英人弟也

唐大雲寺禪院碑

右唐大雲寺禪院碑李邕撰并書初武后時有僧上大雲經陳述符命遂於天下立大雲寺至開元二十六年詔改為開元寺此碑十一年建故猶稱大雲也

唐六公詠

右唐六公詠李邕撰胡履虛書初余讀杜甫八哀詩云朗詠六公篇憂來豁蒙蔽恨不見其詩晚得石床

入錄其文詞高古真一代佳作也六公五王為一章
狄丞相別為一章云

唐涼國長公主碑

右唐涼國長公主碑蘓頲撰明皇書公主睿宗女也
新書列傳云字華莊而碑云諱范字花莊傳云下嫁
薛伯陽而碑云嫁温彦博曾孫犧按新史睿宗弟三
女荆山公主已嫁薛伯陽當以碑為正

唐衛尉正卿泉君碑

右唐泉君碑泉君者高麗蘓文之孫泉男生之子也

高宗時與男生同歸朝仕為衛尉卿按唐書及下和
姓纂皆云名猷誠今此碑乃云諱寔字行於代而闕
其字不書又姓纂云猷誠生玄隱而碑但云名隱而
已猷誠出于虜夷事跡無足考究錄之以見史傳所
載名字異同也

唐左驍衛大將軍趙元禮碑

右唐趙元禮碑潘肅撰元禮趙雨妃之父本山東倡
也明皇在潞鹿妃以倡得幸後生太子瑛開元初元
禮父子皆超遷顯官其卒贈越州都督謚曰忠詔為

立碑稱述甚勝夫爵祿天下公器所以待有德與有功者雖人主不得而私焉明皇昵于內寵擢用匪人至為賜謚立碑尊寵如此使天下之士亦何所勸乎論者徒知明皇自天寶以後綱紀廢弛卒致播隱之禍不知衽席無別履霜不戒所從來久矣

唐王方翼碑

右唐王方翼碑張說撰其事與唐書列傳皆合以校余家所藏燕公集本不同者二十餘字皆當以碑為是也

唐龍角山紀聖銘

右唐龍角山紀聖銘明皇撰按高祖實錄武德三年四月辛巳晉州人吉善行于羊角山見白衣老父乘白馬朱鬣謂善行曰謂吾語唐天子吾為老君汝祖也今年平賊後當為帝天下太平必得百年享國子孫且千歲太宗遣使者杜昂致祭須臾神復見謂昂曰歸語天子我不食何煩祭為高祖異之立廟于其地授善行朝散大夫據碑稱是時太宗為秦王討宋金剛所謂賊平汝當為帝者指太宗也其事可為怪

矣然碑與實錄所載語頗不同文不能備錄惟碑稱善行武德三年二月初奉神教至四月老子又見曰石碑出吾言實既而太宗遣昂善行乘駟表上比至長安適會郟州獻瑞石如龜文曰天下安千萬日而實錄亦云郟州獻瑞石有文曰天下千萬其語小異又碑稱善行絳州人而實錄云晉州尔老子其生以清淨無為為宗豈身沒數千歲而區為人稱述符命哉蓋太宗初起託以自神此陳勝所以下之鬼者也史臣既載於實錄明皇又文之于碑遂以後來為真可欺罔豈不可笑也哉

唐冠軍大將軍臧懷亮碑

右唐臧懷亮碑李邕撰并書臧氏世墓在耀州三元有數碑余尽得之元和姓纂云懷亮生希讓為渭北節度使此具載懷亮諸子無名希讓者以余家所有顏魯公書懷恪碑考之希讓蓋懷恪子云

唐蕭灌碑

右唐蕭灌碑張說撰云灌為內直監以外艰去職當免喪不就祥縞不撤几筵者久之夫禮何可傳也為

可繼也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之制禮行道之人皆不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灌父喪當除其母無恙而過時不釋服不撤几筵豈禮也哉

唐楊曆碑

右唐楊曆碑題云義男光祿大夫前中書令上柱國越國公太子右諭德潁川鍾紹京撰銘并書曆中官楊思最父也紹京出于胥史無他才能持以寅緣附會致位宰相固無足道者然屈于闈豎至以父事之又以著之金石畧無愧耻亦甚矣書之可以為後來之戒而新舊史皆闕焉故余詳錄之于此者有以見小人苟可以得利無不為也

唐汝陽王長女墓誌

唐汝陽王長女墓誌寧王撰唐史及諸書汝陽王名皆為進而此誌獨此作淳誌寧王自作不應差誤按寧王諸子與玄宗子名皆從王疑汝陽先生名淳後改為進唐史不載耳
玄宗諸子名皆初從水後改從王也

唐南嶽真君碑

右唐南嶽真君碑有別駕賞紫金魚袋光大撰歐陽公云賞紫蓋今借紫之比余按唐制自有借紫借緋而又有賞紫賞緋蓋以軍功被賞者耳

唐立梁宣帝明帝二陵碑

右唐立梁宣帝明帝二陵碑開元二十一年其裔孫嵩追建其前題銀青光祿大夫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而姓名已殘缺按唐紀開元二十一年韓休實為此官然則此碑乃休之文也碑後題金紫光祿大夫行光祿卿附馬都尉而姓名已殘缺者蓋嵩之子衡也

唐孝義寺碑陰記

右唐孝義寺碑陰記初陳餘陵為孝義寺碑至開元二十三年徐嶠之為湖州刺史再書而刻之因記其事於碑陰嶠之自云陵十世孫按陳書陵以後主至德元年卒距開元二十三年才百五十餘年不應已有十世孫又據嶠之父高行先生碑云曾祖儼梁岳陽王恭軍則是儼與陵同時而在其前不應為陵五

世孫以此碑陰所書可疑然則筆法精妙非嶠之不能為特恐書碑時誤耳

唐景陽井銘

右唐景陽井銘文字摩滅後有記開元中江寧縣丞王震撰震所撰記其前以為序稱余莫知誰也其末乃云蓋隋煬帝之所製耳然則未知果煬帝之所製乎歐陽文忠公曰煬帝躬自滅陳目見叔寶事又嘗自銘以為戒如此及身為淫亂賊又過之豈所為下愚不移者哉余以為煬帝躬賊其父而奪之位其凶忍狂悖人神之所憤疾死蓋晚矣至于長惡不悛以亡其國乃所當然又何足議焉

唐代國公主碑

右唐代國長公主碑云公主睿宗第四女也新唐史以為第五女蓋史誤碑云公主壻鄭萬鈞撰

唐趙冬曦祭仲山甫文

右唐趙冬曦祭仲山甫文開元二十二年冬曦為漢州刺史因明皇耕籍田致祭刻此文焉按樂史寰宇記仲山甫墓在雷澤縣西北一里墓前有祠堂石室

而鄴道元注水經成陽堯陵北二里有仲山甫墓考地驗狀咸為踈僻蓋聞疑書疑耳余嘗得其石室画像上有八分書題云君為從事時以字畫及衣冠人物驗之乃東漢時所為決非山甫墓漢末仲氏為成陽大族堯母碑題名數十人皆仲氏而廷尉定以下三碑尚存廷尉碑云聖漢龍興家于成陽孟府君堯廟碑云惟仲氏祖統所繼出本繼于成周之胄苗天生仲山甫翼佐中興宣平功遂受封于樊周道裏微失爵亡邦後嗣乖散各相土擇居帝堯萌兆生長葬陵在於成陽聖化常存墓魏都之盛樂風俗之美遂安處基業屬都鄉高相里因仲氏蓋後人因仲氏葬於此遂誤指為仲山甫墓其實非也

唐解琬碑

右唐解琬碑武琬后中眷朝為將有功新舊史皆有傳所書事跡終始與碑多合惟碑與舊史皆云琬以開元六年卒而新史以為卒于五年者誤也

唐贈哀州都督裴守真碑

右唐裴守真碑云守真曾祖景周富平令祖正長平

郡贊治考會鄴令新唐史宰相世系表亦景生正隋
散騎常侍正生脊字歸厚為鄴令而元和姓纂乃云
正生歸厚歸厚生脊者誤矣惟守真及其子擢鄉碑
皆云正為長平贊治而世系表言為散騎常侍又云
脊字歸厚不知何所據也

唐元留令邢義碑

右唐邢義碑義邢和璞父也元和姓纂云和璞父名
思孝為澧州都督而碑乃云公諱義字思義仕為元
留令又姓纂云後魏光祿卿邢虬虬生臧臧孫玄助
玄助生思孝思孝生和璞而碑乃云玄助之祖名子
良皆當以碑為據

金石錄卷第二十六終

金石錄卷第二十七

跋尾十七 唐

唐八馬坊碑

唐忠武將軍王暕墓誌

唐淄州開元寺碑

唐吏部尚書楊仲昌碑

唐唐儉碑

唐龍門石龕像碑

唐金仙長公主碑

唐雲麾將軍李秀碑

唐嵩楊觀紀德聖頌

唐駙馬都尉豆盧碑

唐陳隱王祠堂記

唐崔潭龜詩

唐真一先生廟碑

唐陳留尉劉飛造像碑

唐樑王墓誌

唐金城寺放生池碑

唐多宝塔感應碑

唐滎陽王妣朱氏墓誌

唐武部尚書楊珣碑

唐宇文顥山陰述

唐永陽郡太守姚奕碑

唐雲門山投龍詩

唐忘婦墓銘

唐渭南令路公遺愛表

唐呂裡祠廟碑

唐玉真公主墓誌

唐京兆尹鮮于仲通碑

唐慧義寺彌勒像碑

唐呂公表

唐八馬坊碑

右唐八馬坊碑都昂撰開元之治盛矣監收之制其詳如此錄之可以見當時之制焉

唐忠武將軍王暕墓誌

右唐王暕墓誌父遂古王駙馬都尉潁州刺史尚高安公主高宗大帝之女也按唐書高宗第二女高安

公主下嫁潁州刺史王勗天授中為武帝所誅今此志乃云名遂古唐初人多以字為名故名字混淆難考遂古豈非以字行乎

唐淄州開元寺碑

右唐淄州開元寺碑李邕撰并書碑初建于本寺後人移寘郡廨敗屋下余為是州遷于便坐用水為欄楯以護之云

唐吏部尚書楊仲昌碑

右唐楊仲昌碑席豫撰鄔繇篆仲昌有兩碑其一韓

擇木八分書刻于此碑之陰文皆同仲昌元琰子也唐書元琰列傳與崔沔所撰元琰碑皆云漢太尉震十八代孫此碑乃以仲昌為二十八代唐世士人譜謀皆班班可考今元琰仲昌父子碑刻不應其世次不同如此莫可曉也

唐唐儉碑

右唐唐儉碑云儉字茂約而唐書列傳云字茂系又云男尚識尚豫章公主而唐書于儉傳云名善識於公主傳云名茂識皆其差謬此碑開元中儉曾孫追立距儉之歿雖已遠然至名字皆不應有誤可以為據也

唐龍門西龕石像碑

右唐龍門西龕石像碑禮部員外郎張九齡撰今世所有曲江集無此文惜其殘缺不完也

唐金仙長公主碑

右唐金仙長公主碑徐嶠之撰明皇御書據唐書本傳云太極元年與玉貞公主皆為道士而碑云丙午歲度為道士蓋神龍二年也此于史學不足道然唐

史書事差謬多如此

唐雲麾將軍李秀碑

右唐李秀碑李邕撰并書碑在幽州按明皇以天寶三年改年為載今此碑元年正月立而稱元載何哉

唐嵩陽觀紀聖德頌

右唐嵩陽觀紀聖德頌天寶中明皇命方士煉丹于此觀李林甫獻頌稱述功德為天寶之政荒淫敗度而明皇區區方煉丹以祈長生豈不可笑乎

唐駙馬都尉豆盧建碑

右唐豆盧建碑云建其先慕容氏前燕枝族也九世祖萇在魏賜姓豆盧氏封北地王按元和姓纂云慕容運孫北地王精入後魏道武賜豆盧氏精生醜醜曾孫萇生寧而北寧傳云寧曾祖勝以燕王始初歸魏授長樂郡守賜姓為唐北朝未遠氏族書完備士大夫人人能知其得姓之自今碑與北史姓纂所載不同如此皆莫可考

唐陳隱王祠堂記

右唐陳隱王祠堂記張謂撰按明皇以尹喜舊宅得

靈符遂改元天寶此記云靈符見之二載者天寶二
年也其末又云龍會甲申海寇吳令光入臣之歲者
據紀年通譜天寶三載歲次甲申蓋天寶二年蘄縣
令脩完祠堂至明年謂史為記文爾又按唐書帝紀
天寶二年十二月海賊吳令光寇永嘉郡明年河南
尹裴敦復晉陵太守劉同升南海太守劉巨鱗討之
閏月令光伏誅今此記乃云令光入臣而明皇實錄
亦正言敦復等討令光平之不言其伏誅不知唐史
何所據也豈令光既降而殺之歟不然唐史誤矣

唐崔潭龜詩

右唐崔潭龜詩蔡有鄰小字八分書歐陽公稱之以
謂與三代彝鼎銘無異而元又間守京兆者取其石
為柱礎世遂不復傳可惜也

唐貞一先生廟碑

右唐貞一先生廟碑貞一先生者司承禎也按新舊
唐史及諸書皆云承禎字子微今此碑乃云尊師諱
子微字承禎初莫能曉後因見崔尚所撰天台桐栢
觀碑乃言師名承禎一名子微云

唐陳留尹劉飛造像碑

右唐陳留尉劉飛造像碑史惟則小書八分書按封演聞見記云玄宗常幸驪山登朝元閣命群臣賦詩正字劉飛詩最請拔特蒙激賞右相李林甫怒飛不先呈已出為一尉而卒士子寃之今此記有云頃校文金殿賡歌相梁叨沐錦衣之賜遂有長沙之役又云聖恩廣被移官大梁如此為演所記則不誣矣林甫妬賢嫉能出于大資飛以一詩之善遂遭遠謫其愴悞如此記在洛陽龍門山字畫甚工而世頗罕傳

唐樸王墓誌

右唐樸王琰墓誌按唐史琰坐馱魁囚于鷹狗坊以憂卒而至一終於咸寧縣具寧里十六王之藩邸史云宝應元年詔復琰王爵而誌云存王削官蓋琰初未嘗奪王爵疑宝應詔書遂还其官尔

唐金城寺放生池碑

右唐金城寺放生池碑書撰人姓名皆已殘抉據田槩京兆金石錄以為韓擇水書豈當槩為錄時尚完好可讀乎其字畫奇偉非擇水不能為也

唐多寶塔感應碑

右唐多寶塔感應碑岑勛撰顏真卿書多塔者僧楚金所造楚金嘗寫法華經千餘部真塔中今猶有存余於士大夫家數見之余亦得其一卷乃乾元二年肅宗所造卷首佛像絹素畫蹟尚如新也

唐滎陽王妣朱氏墓志

右唐朱氏墓誌韓擇木書擇木以八分名家石刻存者尚多而此誌獨為正書筆法清勁可愛擇木正書見於世者惟此耳

唐武部尚書楊珣碑

右唐楊珣碑按唐史宰相世系表以珣為友子今諒碑乃云志謙子疑史誤珣楊國忠父也故玄宗親為製碑其末盛稱國忠之美云我有社稷爾能衛之我有廊廟爾能宰之叶和九功九功惟序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其語可謂褒美豈所謂臨亂之主各賢其臣者也碑天寶十二載建蓋後二年祿山起兵又一年國忠被戮矣

唐宇文顥山陰述

右唐宇文顥山陰述杜陵史懷則書懷則典史惟則同時必其弟弟也惟則以八分著名懷則之書蓋不減惟則而初不見稱於當時者豈非其位不顯乎以此知士負其藝能或以垂名於不朽或遂湮沒而無聞者蓋亦有幸而不幸也若懷則之書非見錄於余則遂泯沒後矣

唐永陽郡太守姚奕碑

右唐姚奕碑奕崇子也新唐史云崇謚文獻而此及張說所撰崇碑皆云謚文貞蓋崇之父懿以謚文獻

父子罕有同謚者當以碑為正

唐雲門山投龍詩

右唐雲門山投龍詩北海太守趙居貞撰序言天寶玄默歲下元日居貞投金龍環壁于此山有瑞雲出于洞中有声云皇帝壽一萬千一百歲蓋天寶中玄宗方崇尚道家之說以祈長年故當時諂諛矯妄之徒皆稱述奇怪以阿其所好而居貞遂刻之金石以重欺來世可謂愚矣

唐忘歸臺銘

右唐忘歸臺銘集古錄云此銘及孔子廟城隍神記三碑並在縉雲其篆刻陽水平生所篆最細瘦世言此石皆活歲久稍生刻處幾合故細者恐無是理果若是更加以歲月則遂無復有字矣此數碑皆陽水在肅宗朝所書是時年尚少故字畫差疎瘦至大曆以後諸碑皆暮年所篆筆法愈淳勁理應如此也

唐渭南令路公遺愛表

右唐路公遺愛表蘇源明撰新唐史列傳云路嗣公字懿範今此表乃云名嗣恭字嗣恭然則唐史以為字懿範者不知何所據也

唐呂裡祠廟碑

右唐呂裡祠廟碑衛密撰云上元紀歲之明年詔始置南都以荊州為江陵府命長史曰尹按元結所撰呂公表與肅宗實錄皆云上元元年九月改荊州為南都獨此碑以為二年恐誤

唐呂公表

右唐呂公表元結撰前太子文學翰林院侍詔頌誠奢書杜甫集有贈頌八分文學詩即誠奢也誠奢八

分不多見余所得者衛容撰呂公廟碑并此表郭英
奇郭慎微碑為四耳甫詩稱其最工小字而此表字
畫甚大尤壯偉可喜按唐書帝紀及宰相表皆云乾
元二年七月辛卯諱以母卷罷十月起復上元元年
五月壬子復罷為太子賓客今此表乃云乾元二年
六月丁內憂上元元年七月復罷相月日小不同未
知孰是

唐玉真公主墓誌

右唐玉真公主墓誌王縉撰誌云公主法號無上真
字玄玄天寶中更賜號曰持盈而唐史但字言持盈
爾誌又云中宗時封昌興縣主睿宗時封昌興公主
後改封玉真進為長公主唐史但云封崇昌縣主而
以昌興為崇昌者皆其闕誤誌又云元年建辰月卒
而史以為卒於寶中亦非也此于史學皆至淺不足
道然著之要見唐史多誤謬耳

唐京兆尹鮮于仲通碑

右唐鮮于仲通碑顏真卿撰并書仲通以多財結揚
國忠薦為劍南節度使討南詔蠻大敗國忠為諱之

再薦為京兆尹其始卒無他可稱見於史者惟嘗表稱國忠兼領劍南節制及為國忠立碑領功惠耳魯公為此碑稱述甚盛以此知碑志所載是非褒貶果不可信雖魯公猶况他人乎明皇實錄稱仲通以漏禁中語貶邵陽司馬而碑言為國忠所忌貶小人之交初以利合終以利敗理固然也

唐慧義寺彌勒像碑

右唐慧義寺彌勒像碑李朝八分書潮書初不見重於唐當時獨杜甫詩盛稱之以比蔡有鄰韓擇木今石刻在者絕少惟此碑與彭元曜墓誌爾余皆得之其筆法亦不絕工非韓蔡比也

金石錄卷第二十七終

金石錄卷第二十八 跋尾十八 唐

唐嚴浚碑

唐郭英人碑

唐潘孝子碑

唐萬年縣令徐昕碑

唐富平尉顏喬卿碣

唐贈太尉李愬碑

唐麻姑仙壇記

唐涼國夫人李氏碑

金石錄卷二十八
唐呂府君勅葬碑

唐高陵令李峴遺愛碑頌

唐宋璟碑

唐宋廣平碑側記

唐放生池碑陰記

唐滑臺新驛記

唐右僕射裴遵慶碑

唐杜濟墓誌

唐重模延陵李子墓刻

唐顏勒禮碑

唐顏默殘碑

唐開元寺僧殘碑

唐顏魯公與郭僕射書

唐元結碑

唐九齡碑

唐右神武將軍史繼先墓誌

唐三藏和尚不空碑

唐內侍監魚朝恩碑

唐康日知墓誌

唐工部尚書辛京果碑

唐茶山詩并詩書

唐崔溶謝廣利方表

唐嚴浚碑

右唐嚴浚碑徐浩書題禮部尚書襄陽縣開國子席其撰而其名殘缺不可辨按天寶中席豫嘗為此官而碑未有云豫平生交好知其為席豫撰也唐書列傳云浚華州華陰人而碑言馮翊臨晉人碑文字剝落所存無幾惟其首大字十二尚完好筆法奇偉可愛云

唐郭英乂碑

右唐郭英乂碑元載撰按唐書百官志開元中增集賢待制官至永泰時勛臣嚴節制無職事皆待制於集賢門凡十三人今此碑載英乂永泰元年寶領此職余觀常述所撰集賢注記開元天寶凡隸名于集賢者皆一時文學之選蓋官以待制為名所以備人主顧問言語侍從之臣也今乃以武夫庸人參於其

間可乎代宗之政其紀綱廢弛者多矣豈特以此而已哉

唐潘孝子頌

右唐潘孝子頌崔稱撰孝子字李通與其父良瑗相繼有至行親喪皆廬墓大曆中宣尉使李李卿以聞有詔褒美墳壠在今中牟縣祥符中章聖皇帝西祀汾陰過之詔有司封其墓且禁樵採云

唐萬年縣令徐昕碑

右唐徐昕碑韓雲卿撰碑云昕為并州錄事參軍相國韓元之為法曹宮部人部人誣狀反上天台臨朝方樹刑威詔公見假風憲然後按詰公表直元之則天大怒將貶鼎鑊終能犯顏曉辨正刑而出果如雲卿所書昕可謂賢矣而唐史不載其事因為錄之昕者有功從第其忠厚之性固且異于他人也

唐富平尉顏喬卿碣

右唐顏喬卿碣在長安世頗罕傳或云其石今亡矣有朝士劉繹如者汶陽人家藏漢唐石刻四百卷以余集錄闕此碣也輟以見贈宣和癸卯中秋在東萊

金石錄卷二十八
重易裝標曰為識之

唐贈太尉李愬碑

右唐李愬碑李紆撰歐陽公集古錄云新唐書列傳載愬十餘子江風涵瀛等同被害惟源彭免據李紆載愬子見于碑者十二人未嘗有源也然則源者史家何從得見之據史言源為司農主簿以碑考之源當為汶余按穆宗實錄載源事首尾甚詳云愬被害源方八歲為賊所虜流浪南北展轉人家凡七八年洛陽平父之故吏以金帛贖之歸于近親代宗聞之授河南府叅軍自司農主簿棄官寓居洛陽惠林佛寺垂五十年至長慶中御史中丞李德裕表薦拜諫議大夫時八十年餘矣竟辭不受又李德會昌一品集載薦源表其事皆同然則史不為無據蓋疑其初名汶後改為源耳又唐人表郊撰甘澤謠載源隱居拜官皆同惟書僧表澤事頗怪誕難信然至其名亦不應謬誤也

唐麻姑仙壇記

右唐麻姑仙壇記顏魯公撰并書在撫州又有一本

字絕小而世亦以為魯公書驗其筆法殊不類故正陳無已謂余嘗見黃魯直言乃慶曆中一學佛者所書魯直猶能道其姓名無已不能記也小字本今錄於後使覽者詳其真偽云

唐源國夫人李氏碑

右唐源國夫人李氏碑李郭子儀夫人也碑韓雲卿撰史惟則八分書并篆額文詞頗簡古而字畫工妙可喜或云碑今亡矣故世罕傳雲卿乃退之父科斗書後記所謂大曆中以文詞獨行於中朝者

唐呂府君敦墓碑

右唐呂府君敦墓碑呂府君者名惠恭僧大濟之父代宗朝元載王縉用事宗尚浮圖之法大濟為帝常脩功德使殿中監故褒贈其父為滾州刺史為營辦葬事爵賞之濫一至於此

唐高陵李峴遺愛頌

右唐李峴遺愛頌峴嘗任高陵縣令後為宰相以歿歿後縣令蘇端刻此頌焉碑云曾祖恪封吳王祖岷嗣吳王父禧信安郡王元和姓纂所載亦同而唐書

金石錄卷二十八
列傳以為恪之孫誤矣

唐宋璟碑

右唐宋璟碑顏真卿撰并書唐書廣平六子曰昇尚
混世華衡今此碑言公有七子曰復昇尚渾恕延華
衡乃八子也魯公所撰廣平碑側記亦曰公之第八
子衡謫官沙州蓋廣平寔有八子唐書闕復延二人
而此碑魯公誤書八字為七耳又碑云廣平自吏部
侍郎兼攝尚書左丞而史不載後自楚州刺史歷魏
兗莫三州兼河北按察使遷幽州都督復為魏州而
史但言歷兗莫魏三州刺史河北按察使進幽州都
督而已史又載廣平為廣州都督時郡人為璟立遺
愛頌璟上疏辭讓有詔許停而碑乃云燕公張說嘗
為碑頌今燕公集中實有此文豈以為文而未嘗刻
石與

唐宋廣平碑側記

右唐宋廣平碑側記顏魯公撰載廣平任御史時持
服於沙河縣屬突厥寇趙定州河朔兇惧邢州刺史
黃文軌投艰於公公以父母之邦金革無避及賊至

城下公為曉陳禍福其徒有素聞公威名者相率而
去之開元末安西都護趙含章冒于偵賂多以金帛
賂朝廷之士九品以上悉皆有名從節度范陽事竟
有司以聞玄宗將加黜責公一無所受乃進諫焉玄
宗納之遂御花萼樓一切釋放奉朝皆謝公衣冠儼
然獨立不拜翌日玄宗謂公曰古人以清白遺子孫
今卿一人而已公曰含章之賄偶不及臣門非不受
也玄宗深嘉之又云公第八子衡因謫居沙州為佐
戎幕土番入寇陷于賊廷素聞太尉名惠曰唐天子
我之舅衡之父舊賢相也其可留乎大曆十一年以
三百騎入室護歸此皆廣平逸事有以見其清德冠
當世威名動夷狄而新舊史皆不載故併錄之于此
俾覽者傳焉

唐放生池碑陰記

右唐放生池碑陰記唐自天寶以後紀綱廢壞職官
之濫不可勝載此記具列當時僚屬名氏凡圖練副
使別駕四人同團練副使一人長史三人司馬三人
錄事參軍三人功司倉司兵皆一人司法司戶皆三

人司田司士皆二人參軍四人烏程縣令一人丞三人主簿一人尉四人長城縣令一人丞三人主簿一人尉五人安吉縣令一人攝令一人丞二人主簿一人尉六人武康縣令二人丞三人主簿二人尉四人德清縣令一人丞二人主簿一人尉三人一即而吏員猥多如此而史不能盡記故詳錄之于此焉

唐滑臺新驛記

右唐滑臺新驛記李勉撰李陽水撰其陰有銘歐公陽不知作者為誰余嘗攷之乃舒元興玉筋篆志後贊也其載于唐文粹及元輿集中歐陽公偶未嘗見之爾

唐右僕射裴遵慶碑

右唐裴遵慶碑唐書列傳載遵所所歷官甚簡畧以碑考之其尤著自吏部郎出為濛陽太守貶符陽郡徵拜禮部郎中而史不載肅宗朝拜給事中累遷尚書右丞兵部侍郎再授吏部而史但言為吏部侍郎而已又史云遵慶薨時年九十餘碑云八十五碑云遵慶謚貞孝而史無之皆其闕誤也

唐杜濟墓誌

右唐杜濟墓誌但云顏真卿撰而不云書歐陽文公以謂非魯公不能也蓋世頗以為非顏氏書更俟識者办之余观此誌字畫奇偉决非他人可到歐陽公信小字麻姑仙壇記以為真蹟而尚疑此誌何哉

唐重模延陵季子墓刻

右唐吳季子墓刻自唐以來相傳為孔子書大曆蕭定再模而刻之余覽史記家語及秦漢以前諸子凡孔子卒者談議間答是非褒貶纖悉必載其間荒誕之說實非出于圣人而附託書之者固有之矣况於季子之賢孔子親銘其墓不應畧不見稱於前世至唐而始傳也又碑銘始于東漢孔子時所未有而其字畫乃故為奇怪以欺眩世俗者非孔子書无疑蓋好事者偽為爾故余特為錄之以解來者之惑後有博識之士當以余言為然

唐顏勤禮碑

右唐顏勤禮碑魯公撰并書元祐間有守長安者後園見亭榭多葺取境內古石刻以為基趾此碑幾毀

金石錄卷二十八
而存然已磨去其銘文可惜也

唐顏默殘碑

右唐顏默殘碑者初潁川人家以其石為馬臺皇祐中王回深父之弟回容李見而識之為魯公書因模以本傳深父為文以記之默仕魯為汝陰太守故大曆中魯公進建此碑于汝陰焉

唐開元寺僧殘碑

右唐開元寺僧殘碑雖書撰人姓名殘缺然以字畫考之為顏魯公書無疑也初仁宗朝吳長文益政在京師僦居治地得之當時文士皆為詩今其石尚藏汝上長文家云

唐顏魯公與郭僕射書

右唐顏魯公與郭僕射書僕射郭英乂也魯公于座位高下有小失當猶力爭如此使之立朝其肯逢君之惡乎

唐元結碑

右唐元結碑顏魯公撰并書按唐書列傳結後魏常山王遵十五孫而碑與元氏家錄序皆云十二世蓋

金石錄卷二十八
四九
史之誤又碑與元和姓纂云結高祖名善律而家錄作善禘未知孰是也

唐張九齡碑

右唐九齡碑徐浩撰并書歐陽公集古錄云按唐書列傳所載大節多同而時時小異碑長慶中立而公薨在開元二十八年至長慶三年實八十四年所傳或有同異至于年壽官爵子孫宜不謬當以碑為是今考之浩撰碑時為嶺南節度使在大曆間距曲江之卒未遠至長慶中其家始刻石爾劉禹錫讀曲江集詩序以謂曲江燕翼無似終為餒殍而碑載公嗣子拯孫藏器碑後又載曾孫郭慶玄孫景新景重然則曲江為有後矣不知禹錫何所據乎碑又云公一名博物而史不載

唐右神武將軍史繼先墓誌

右唐史繼先墓誌徐浩撰云公諱繼先字繼先夏后氏之苗裔殷時廷于此土魯祖羊兩可汗祖墨啜可汗諱壞父墨特勒諱逾輪肇端皇化封右賢王又云繼先玄宗時為左金吾衛大將軍酒泉郡太守河西

金石錄卷二十一
五十一
節度副使肅宗初知神武軍士賜姓史氏其後為右
神武將軍封潁國公卒於建中元年按唐書突厥傳
載墨啜子孫事甚畧初可見者云命墨啜子左賢王
墨特勒討毗伽可汗其歸朝及繼先賜姓等事史皆
無之又史云墨啜而墓誌作墨史云墨特勒為左賢
王而墓誌作右賢王皆當以墓誌為據元和姓纂紀
史氏亦不載繼先名姓故詳錄之以裨唐史及姓纂
之闕漏云

唐三藏和尚不空碑

右唐不空碑自明皇以後職官不勝其濫下至佛氏
老子之徒亦皆享高爵祿故不空始為特進大鴻臚
封之肅國公既歿又贈司空嗚呼名輕之器於此昔
舜命伯禹作司空異於是矣

唐內侍監魚朝恩碑

右唐魚朝恩碑吳通玄撰通衙書朝恩雖以謹死然
其徒如竇文場焦奉超者託居中用事故德宗朝詔
為立碑通玄兄弟於陸贄謗毀抵排無所不至至為
朝恩碑則稱頌功德如此可以見其為人矣

唐康日知墓誌

右唐康日知墓誌李紆撰唐書日知傳云祖植開元中為左武威大將軍而誌云祖禘石生傳云日知終晉絳節度使而誌云卒于左威衛上將軍傳云累加檢校尚書左僕射贈太子太師而誌云為檢校兵部尚書其卒乃贈僕射紆與日知同時人墓誌所書且其得實也

唐工部尚書辛京杲碑

右唐辛京杲碑按元和姓纂辛氏云懷節生言為都水使者言生雲京京杲而碑乃云懷節生思兼為左驍衛大將軍公即大將軍之愛子金城郡王之從父弟新史所書亦同金城郡王即雲京也然則姓纂京杲為言之子云京之同父弟誤矣

唐茶山詩并詩述

右唐袁高茶山詩并于頔撰詩述李吉甫撰碑陰記共兩卷湖州歲貢茶高為刺史作此詩已諷高恕已孫也貞元中德宗將起盧杞為饒州刺史高任給事中爭甚力於是止用杞為上佐德宗猜忌刻薄出於

天資信任盧杞幾亡天下奉天之圍賴陸贄則一斥
不復之貶黜迫于公議然終身不能眷眷忘于贄則
一斥不復其奔走播遷而不忘者豈非幸歟非高等
力排其姦則復任用杞未可知也唐史稱高代宗時
累遷給事中建中甲申拜京畿觀察使坐累貶韶州長
史復拜給事中吉甫為碑陰記述所歷官甚詳云大
曆中從其父贊皇公辟為丹陽令再表為監察御史
浙江團練判官德宗嗣位累遷尚書金部員外郎右
司郎中擢御史中丞為杞所忌貶韶州長史尋刺湖
州收復之歲徵拜給事中以卒然則高代宗朝未嘗
為給事中德宗朝未嘗拜京畿觀察使其貶韶州實
為中丞而其為中丞与湖州傳皆不載今併著之以
證唐史之誤

唐崔綜謝廣利方表

右唐崔綜謝廣利方表德宗貞元中自著方書誦貞
元廣利方頌之郡國綜時為同州上表稱謝德宗信
任姦臣毒流天下而區區欲以醫方救民疾苦可謂
婦人之仁矣

金石錄卷第二十八終

金石錄卷第二十九

跋尾十九唐

唐義興縣重脩茶舍記

唐昭義軍節度王虔休碑

唐顏杲卿碑

唐粟廣禪師碑

唐般舟和尚碑

唐韓退之題名

唐國子助教薛公去思頌

唐虞城令李公去思頌

唐贈吏部尚書武就碑

唐彌陀和尚碑

唐魏博田緒遺愛碑

唐右僕射裴擢卿碑

唐劉統君碑

唐丹元節度裴玢碑

唐贈司空于夏碑

唐左常侍薛華碑

唐呂元膺碑

唐檢校太子少保田公碑

唐昭義軍節度辛秘碑

唐黃陵廟碑

唐贈太保李良臣碑

唐絳守居園池記

唐柳州井銘

唐殷州刺史高公德政碑

唐西平王李晟碑

唐烏重脩碑

金石錄卷二十九

唐李祐墓誌

唐令狐公先廟碑

唐殿中侍御史常翊墓誌

唐義興縣重修茶舍記

右唐義興縣新脩茶舍記云義興貢茶非舊也前此故御史大夫李栖筠實典是邦山僧有獻佳茗者會客嘗之野人陸羽以為芬香甘辣冠于他境可荐於上栖筠從之始進萬兩此其濫觴也厥後因之徵獻寢廣遂為任玉之貢與常賦之邦伴矣每歲選匠徵夫至二千餘人云嘗謂後世士大夫區區以口腹玩好之獻為愛君此與宦官宮妾之見無異而其貽患百姓有不可勝言者如貢茶至末事也而調發之擾猶如此况其甚者乎羽蓋不足道嗚呼孰為栖筠之賢而為此乎書之可為後來之戒且以見唐世義興貢茶自羽與栖筠始也

唐昭義軍節度王虔休碑

右唐昭義軍節度王虔休碑其名已殘缺以事考之蓋王虔休也與唐書列傳所載官爵行治多同惟碑

云贈右射漢傳為左僕射小失不足道而碑與傳皆云虔休汝州梁縣人元和姓纂以為范陽人非也

唐顏杲卿碑

右唐顏杲卿碑真卿撰元和中旧石刊其甥盧佐元重書而刻之舊唐史言杲卿既殺蔣欽湊等玄宗知之加杲卿衛尉卿兼御史大夫以袁復謙為常山太守杲卿為司馬今以碑考之乃進兼中丞赴京而以賈深為司馬新史新書亦同蓋旧史之謬碑又言公初被害揭首于右金吾街樹有張湊者收其髮俄見夢玄宗云禦捍處多兵馬少玄宗哭而設祭為後湊以髮至夫人疑之憑床而哭忽聞聲如鞭林者髮跳箱而前夫人方駭信之其事甚恠而舊史而不書新史所載亦簡畧杲卿忠義之節貫金石其死宜不昧而魯公之語可信不疑故盡錄之其事于此

唐乘廣禪師碑

右唐乘廣禪師碑劉禹錫撰初余為金石錄頗采唐賢所為碑板正文集之誤禹錫之文所錄才數篇最後得此碑以板集本是正者凡數十字以此知典籍

歲久轉寫脫誤可勝數哉

唐殷舟和尚碑

右唐殷舟和尚碑柳宗元撰并書子厚頗自矜其書然亦不甚工今見於世者惟此與彌陀和尚碑爾雖字畫大小不同然筆法然相似歐陽公以為不類又疑他人借子厚之名者非也

唐韓退之題名

右唐韓退之題名在嵩山天封觀柱蓋退之自書又一本與石洪等題名在洛陽福先寺乃同游者所書爾世間又有退之與大顛書乃國初一李佛者偽作而歐陽公集古錄以為非偽永叔平生為文宗師退之且力詆釋氏而獨信此書何邪

唐國子助教薛公達墓誌

右唐薛公達墓誌韓退之撰以昌黎集本校之頗不同皆當以石本為是今畧奉數處集本云曾祖曰希莊又曰播而闕其祖石本乃云祖曰原揮果州沱溪縣丞贈右散騎常侍集本云君執弓腰二矢挾一矢以與而石本作措一矢以與集本云遺言曰以公儀

之子為己後而石本作公儼之子己己後我蓋其小字也如此數甚衆略奉數處要知石刻可貴爾

唐虞城令李公去思頌

右唐虞城令李公去思頌李白撰皇適書碑側題云元和四年二月重篆蓋適不與白同時此碑後來追建爾歐陽公集古錄云適在陽水前者誤也

唐贈吏部尚書武旣碑

右唐武旣碑旣元衡父也元和姓纂載平一四子集備就登備主元衡今此碑與唐書宰相世系表皆以

元衡為旣子姓纂元和中修此時元衡為宰相不應差其世次豈命家所藏本偶爾脫誤也當俟別本校正

唐彌陀和尚碑

右唐彌陀和尚碑柳宗元撰并書以集本校之不同者千餘字當以碑為正

唐魏博田緒遺愛碑

右唐魏博田緒遺愛碑裴均撰張弘清書政書中與柳宗權所書何進滔德政碑俱為太名尹所毀

唐右僕射裴耀卿碑
右唐裴耀卿碑許孟容撰宋次道春明退朝錄載皇
祐中沂公曾之弟子融侍守河中還以唐明皇所題
裴耀卿碑額上之仁宗遂御篆賜沂公碑額曰雅賢
今此碑元和中立文與類家歸登書非明皇所題疑
子融所上乃明皇書裴光庭碑耳耀卿光庭二碑皆
在絳州也又按新唐史列傳云耀卿字煥之宰相世
系表作渙之而碑乃字子漢傳云耀卿守真次子而
碑乃為第三子皆史家之謬

唐劉統軍碑

右唐劉統軍碑字夤雖殘缺猶歷歷可辨以昌黎集
本校之時有與集異同皆當以碑為是唯敘其世系
不同則疑碑之誤集本云公曾祖考為朔州守祖令
太原再世北邊樂其高寒棄楚不還逮于公身三世
晉人而墓誌亦云曾大父諱承慶朔州刺史大父巨
敖為太原晉陽令遂著藉太原之陽曲此碑乃云考
令太原又云再世晉人且碑既言陽曲之別繇公祖
遷則其為晉人非再世明矣余故曰石本誤也碑當

時所立其諸子皆在不應差其世次而錯謬如此莫可曉也

唐吳元節度裴玢碑

右唐裴玢碑晉公裴度撰碑以断裂其族姓名氏摩滅不可辨識但云公名玢字連城以事考之蓋裴玢也元和中為吳元節度使以族歸朝卒新舊史皆有傳舊史云五代竦勒國王綽武德中本朝授膺揚大將軍天山郡國公因留為京兆人而新史乃云名糾今碑所載與舊史同不知新史何所擬而復為糾乎疑轉寫誤耳又新舊史皆云綽玢五世祖而碑云高祖亦當以碑為正

唐贈司空于愛碑

右唐于愛碑集古錄載愛碑云盧景亮撰今此碑乃張射撰疑愛有兩碑景亮所撰余錄中偶無之當候訪求

唐左常侍薛公碑

右唐薛萃碑唐史列傳云萃父順為奉先尉而此碑及元和姓纂皆云名順先蓋史誤

唐呂元膺碑

右唐呂元膺碑舊唐史云元膺字景文新史云字景夫而碑乃字孟淳新旧史皆云元膺自御史中丞拜岳鄂觀察使而碑乃云岳鄂觀察兼中丞而其卒也舊史曰謚憲而碑作獻皆當以碑為據

唐檢校太子少保田公碑

右唐檢校太子少保田公碑李宗閔撰文字殘缺以事考之皆田弘正之兄融碑也弘正師魏博詔以融為相州刺史唐史稱弘正幼孤事融甚謹軍中嘗分

曹習射弘正聯中融怒杖之故當田季安猜暴時能自全及為軍中擁迫融不悅曰尔竟不自晦取禍之道也其後弘正與其子布皆被禍如融言融兄弟父子出于軍旅其智畧皆過人如弘正布之忠義融之先見真一代豪傑也碑為篆字題嵩山布衣書而姓名摩滅不可識其筆跡頗佳

唐昭羨軍節度辛祕碑

右唐辛祕碑與新史所載事蹟大畧皆同惟碑與舊史皆云登五經開元李林而新史云舉明經碑云其

卒贈右僕射而新舊史皆作左僕射爾又舊史云謚曰昭而新史云謚曰肅後更謚懿碑不載之其謚莫知孰是也

唐黃陵廟碑

右唐黃陵廟碑碑四面皆有字今其兩面年多處已磨滅不可讀此本蓋七十八年前舊物字書完好可寶也今世所傳退之集多為人妄加訛校而此碑人家尚時有之故誤謬為少然退之自潮移袁為國子祭酒蓋三年而碑云三十年蓋書者誤耳

唐贈太保李良臣碑

右唐李良臣碑李光顏之父也碑李宗閔撰文詞爾雅可喜宗閔牛僧孺皆一代奇才而自陷用黨惜哉唐絳園居守池記

右唐絳園居園池記樊宗師撰昔之為文者雖務為新語然未嘗有意于求奇也宗師之文乃故為險怪必使人不可曉而後以此豈作者之体哉

唐柳州井銘

右唐柳州井銘柳宗元撰沈傳師書字屢頗不工疑

後人偽為然以子厚集本校之不同者數字此本為善又恐工人模刻不甚精好爾更俟識者辨之

唐濬州刺史高公德政碑

右唐濬州刺史高公德政碑王昶撰按唐書地理志元和十二年以鄆城上蔡西平遂平四縣置濬州長慶元年州廢今碑後題長慶而其下殘缺當為元年蓋是年州遂廢矣高公者名承簡崇文之子為裴度才將後至邠寧節度唐史有傳

唐西平王李晟碑

右唐李晟碑裴度撰碑載西平十二人愿聰愬慝愬愬憲愬聽其殷唐史世系宰相表所書亦同而新舊史列傳皆云晟有十五子舊史云侗由皆無祿早世豈以侗等早世故碑不載欤又李名撰李聽碑云西平有子十六人疑更未名而卒者爾元和姓纂載西平子十人以碑校之姓纂缺聰總慝愬四人而愬應二子墓碑舊史皆無之又其倫次差謬亦當以碑為正

唐烏重循碑

唐烏重循碑

右唐烏重脩碑新唐史列傳云重脩為橫海節度使討王廷湊久不進兵穆宗以為觀望詔杜叔良代之以重脩為太子太保長慶末以檢校司徒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召至京師改節天平軍文宗初真拜司徒今以碑考之重脩為橫海節度也長慶元年徙為山南西道周歲徵入改天平軍就拜太子太保文宗踐極真拜門下平章事頃之同中書為司徒餘如故蓋重脩之罷橫海即移鎮吳元未嘗拜太子太保而其為太保實師天平又其師吳元時未嘗兼宰相至文宗即位乃拜爾舊史與文宗實錄所書畧同皆可以正新史之失

唐李祐墓誌

右唐李祐墓誌庾敬休撰新唐書佑列傳云祐為夏綏銀節度使涇源討李同捷也改滄景節度累檢校尚書左僕射董重質之貶未幾轉太子少詹事諡武寧遷神武左將軍擢累左右神策行營劔南西川節度使復後云歷帥夏綏銀宥終右龍武統軍贈尚書右僕射其所書首尾顛倒今以墓誌考之又以平蔡

超功授左神武將軍從李愬平李師道遷左金吾將軍帥綏銀夏遷戶部尚書兼左金吾衛大將軍遂為德滄景等州節度使以卒其所歷官此矣蓋未嘗為少事帥涇原領劍南節制也不知史何所據也又誌云卒於滄景而傳言終隆武統軍誌云贈司徒而傳言贈僕射亦當以誌為是祐之為吳元濟將也據李愬傳言吳秀琳之降為愬策曰必破賊非李祐不可祐賊健將也守具橋柵其戰常易官軍愬候祐護獲于野遣使用誠以壯騎三百伏其旁祐果輕出遂為今誌乃言祐潛布款誠於愬曰某以某日歸命其就執也願得傷一支以為解不然妻子之在賊城無遺類矣愬許之追至唐州同執者十二人命斬于牙門外次至祐大叫謂愬曰公背初約邪今淮蔡未平不且誅壯士愬乃釋之自取藥封其臂分衣服飲食與語終日即署為都知兵馬使二說不同未知孰是也

唐令狐公先廟碑

右唐令狐公先廟碑劉禹錫撰集本云躬若奉盥而碑本躬作躬按史記周公世家云躬躬然如畏徐廣

曰。胸胸謹敬兒也。出三蒼。後人不知胸字所出。遂改為躬躬矣。其他異同尚多。不盡錄也。

唐殿中侍御史常翊墓誌

右唐韋翊墓誌。劉禹錫撰。世所傳禹錫文集無此誌。蓋禹集本四十卷。今亡其十卷。墓誌皆闕。非獨此一篇也。翊有子詢。仕為湖南觀察使。舊史有傳。新史無之。墓誌云。翊父卿。而傳作君。卿墓誌云。翊官終殿中侍御史。而傳作侍御史者。非也。

金石錄卷第二十九終

金石錄卷第三十

跋尾二十唐 五代

唐義陽郡王符璘碑

唐贈太尉王智興碑

唐丞相崔群碑

唐何進滔德政碑

唐李聽碑

唐贈太師崔佺碑

唐相國李涼公碑

唐牛僧孺碑

唐太子太傅劉沔碑

唐醉吟先生傳并墓碑

唐贈太尉李固言碑

唐吏部尚書高元裕碑

唐贈司徒薛平碑

唐起居郎劉君碑

唐贈禮部尚書許康佐碑

唐潛溪記

唐贈司空孔岑父碑

千字文

瘞鶴銘

冬日陪群公泛舟詩

唐題阮客舊居詩

唐遺教經

唐水清琴銘

唐中書舍人王無兢碑

後唐汾陽王真堂記

漢重修高祖廟碑

南唐紫極宮石磬銘

周文宣王廟記

日本國誌

唐義陽郡王符璘碑

右唐符璘碑按唐書列傳璘姓符而碑作苻以姓氏書考之琅邪符氏出於魯頃公之孫公雅為秦符節令因以為氏而武都苻氏出於有扈之後為啟所滅犇西戎代為氏酋本姓蒲至符堅以皆有文改焉今此碑以璘為符氏又云其先琅邪人皆不可知然按臨與弟瑤皆封邑於琅邪豈書碑者誤以符為苻其家出于武吏不知是正乎

唐贈太尉王智興碑

右唐王智興碑裴晉公撰智興出于卒伍無他才能其為將帥雖有破李師道李宓李同捷之功然在徐州跋扈難制逐崔群侯弘度剽奪貢物重歛以結權倖其功不足掩過晉公為此碑可謂過其實矣

唐丞相崔群碑

右唐丞相崔群碑裴晉公撰刘禹錫書字書誤缺處

多其可考者群為武寧軍節度使召拜檢校禮部尚書而唐史本傳作兵部其自荆南節度使召拜檢校左僕射太常卿遂為吏部尚書以卒其傳但云召拜吏部尚書而已皆當以碑為正群在憲宗朝號稱賢相時皇甫鑄方有罷群力排其奸且為憲宗陳開元天寶治亂所以分者其語激切然憲宗竟逐群而相鑄夫以群之賢憲宗之明然諗間一入且猶不免自右君臣之際能保始終者顧不難哉

唐何進滔德政碑

右唐何進滔德政碑進滔事跡固無足取而柳公權書法為世模楷此碑猶為雄偉政和中大名令建言磨公舊碑別邦新製好古者為之歎惜也

唐李聽碑

右唐李聽碑與唐史所載事跡多同惟聽罷魏博節度使碑言為太子太師而史作少師小誤耳

唐贈太師崔佺碑

右唐崔佺碑據新唐史佺子邠傳云佺位吏部侍郎今以碑考之佺仕至檢校吏部尚書郎中兼御史中

丞爾蓋傳誤也

唐相國李涼公碑

右唐李涼公碑李德裕撰文字殘缺不可盡識按新唐史列傳載識所歷官甚畧其最著者嘗兼御史中丞克巡邊使自給事中遷京兆尹史皆不載其為京南節度也史云讓中書侍郎換檢校兵部尚書會昌三年檢校司空徙節河東而碑云初加檢校尚書武宗承統首讓中書侍郎就遷檢校右僕射故皆當以碑為正

唐牛僧孺碑

右唐牛僧孺碑李珣撰據碑云僧孺自襄陽節度使降授太子少師遷檢校司徒兼太子太保而傳言下遷太子少保進少師碑云宣宗即位自汝州長史遷太子少保轉少師分司東洛而史但云還為少師亦不言其為分司者皆史之闕誤又杜牧撰僧孺墓誌云文宗朝以中書侍郎領平章事而史作門下侍郎亦非也

唐太子太傅劉沔碑

唐太子太傅劉沔碑

金石錄卷三十
右唐劉沔碑按舊史云沔許州牙將也少事李光顏
為帳中親將元和中討元濟有功隨光顏入朝憲宗
留宿衛歷三將軍鹽州刺史天德軍防禦使移振武
節度使而碑乃云沔北游至單于都護府謁節度使
范希朝希朝署牙門將入右策軍為大將累遷大將
軍拜涇源節度使移振武蓋沔初未嘗為牙將從李
光顏平蔡及為鹽州刺史天德軍防禦使皆當以碑
為正至新史所書悉與碑合疑新史亦嘗得此碑以
釘舊史之失云

唐醉吟先生傳并墓誌

右唐醉吟先生傳并墓誌碑舊唐史云居易以大中
元年卒年七十五而新史云卒于會昌六年年六十
五今碑所書與新史合又舊史書居易拜官歲月亦
多差謬不合小失不足道故不錄

唐贈太尉李固言碑

右唐李固言碑按新唐史列傳云固言自河東節度
使以疾為太子少師遷東都留守宣宗即位遷右僕
射後以太子太傅分司東都卒以碑考之其初為東

金石錄卷三十一
都留守九月即以本官分司而史不書宣宗時為僕射再遷檢校司徒東都留守而史亦不書其卒也史云年七十八而碑云年七十六亦當以碑為據

唐吏部尚書高元裕碑

右唐高元裕碑批舊史元裕列傳及此碑皆云祖元裕名魁而新史宰相世系表獨作魁蓋誤

唐司徒薛平碑

右唐薛平碑批唐史列傳平為平盧軍節度使就遷檢校右僕射封魏國公寶曆初入朝拜檢校司空為

河中節度使進檢校司徒更封韓以碑考之自平盧拜僕射進封韓國公敬宗即位拜檢校司徒寶曆元年朝宗師換左僕射戶部尚書踰月復為檢校司空河中節度使文宗即位就加檢校司徒蓋未嘗封于韓而敬宗時入朝所拜官吏不載之皆其闕誤也碑言平罷滑臺為金吾嘗見二人神自天執節臨庭中呼曰薛平還汝舊節公俯伏拜受及再為滑臺以為當之矣後為平盧乃驗矣其事甚怪而唐史無之豈非妄歟

唐起居郎劉君碑

右唐起居郎劉君碑劉氏世墓在彭城叢亭里紹聖
間陳無己學士居彭城以書抵余曰近得柳公叔所
書劉君碑文字摩滅獨公權姓名叁字煥然余因求
得之碑殘缺然可識者猶十三四不忍棄故錄之

唐禮部尚書許康佐碑

右唐許康佐碑康佐事文宗為翰林學士侍講文宗
嘗讀春秋問康佐閤寺事康佐顧望不敢對後以問
李訓訓遂進剪除之計康佐知帝指因稱疾罷為兵
部侍郎甘露之禍李訓實啟之其任率固有罪然康
佐以儒李侍講讀顧問而喑然不對至辭位而去亦
可謂全軀保妻子之臣矣

唐潛溪記

右唐潛溪記杜宣猷撰潛溪者在洛陽龍門山側地
有谿谷之勝曰為宰相李藩別墅宣猷購得之加葺
治焉唐史宦者傳載宣猷為福建按察使中官多闖
人宣猷每歲時遣史上冢當時號為敕使墓戶因此
除宣城夫疏泉石種樹莠草旁登覽游觀之勝此山

林獨往之士遺世弃俗者之所樂也如宣猷者區區以諂諛附會盜竊顯榮而欲擅山林獨往之樂是可笑也

唐贈司空孔岑父碑

右唐孔岑父碑鄭綱撰歐陽公集古錄云有子五人載戮戡戡按新唐宰相世系表岑父六子戡之下又有威表據孔氏家譜譜其家所載碑文鄭綱撰綱自言與孔氏有世舊作碑時戮等尚在然譜與碑文皆不然有失而不同者何也余按韓退之為戮墓誌

云公之昆弟五人載戡戡戡公於次為第二與綱所撰碑正合然則安得復有威乎蓋綱與退之皆當時人所書宜不謬而家譜乃其後裔追書容有差謬不足怪也

千字文

右千字文世傳智永書非也蓋智永陳時人而此書常字民字基字皆闕之以避唐諱乃明皇以後人所書不然筆法本出智永後來臨摹入石尔其間二十八行字畫不類蓋本不完因初時人為補足之云

瘞鶴銘
右瘞鶴銘題華陽真逸撰真逸未詳其為何代人歐

陽公集古錄云華陽真逸是顧况道蒲余遍檢唐史

及况文集皆無此誦惟况撰湖州刺史廳記自稱華

陽山人爾不知歐陽公何所據也

冬日陪群公泛舟詩

右冬日陪群公泛舟詩在潤州瘞鶴銘傍其字昼正

同蓋一人所書也題謫丹陽公曹掾而不見其名詩

與書皆工然世頗罕傳

唐題阮客舊居詩

右題阮客舊居詩小篆書習古錄以為湯水作今驗

其姓名乃縉雲令李華非湯水也其字亦不工蓋陽

水蕭宗上元中嘗令縉雲其篆字石刻尚多有存者

故歐陽公亦誤以此詩為湯水作耳

唐遺教經

右唐遺教經

經國初時人盛傳為王右軍書歐陽識其

非是余家藏金石刻二千卷獨此經最為舊物蓋先

公為進士時所畜爾

唐水清琴銘

右唐水清琴銘詞翰皆不俗可喜題曰晉陵子而不著名氏豈非隱者歟琴藏太常寺協律郎陳沂家沂死納于壙中云

唐中書舍人王無兢碑

右唐王無兢碑無兢事跡附見唐書陳子昂傳後以碑傳頗不合傳言自殿中侍御史徙太子舍人神龍初出為蘓州司馬貶廣州仇家矯制榜殺之而碑言為中書舍人卒傳言坐于張易之等交徃而碑云兩

張彙權九有蕩析公出而無愠皆莫知其孰是據碑言無兢無子孫權知萊州刺史姚泗為賈石立碑去無兢之歿已遠事得于傳聞未知盡信也無兢東萊人墓在掖縣界中云

後唐汾陽王真堂記

右後唐汾陽王真堂記李鶚書鶚五代時仕為國子丞九經印板多其所書前輩頗貴重之余後得此記其筆法蓋出歐陽率更然窘於法度而韻不能高名非書也

漢重修高祖廟碑

右漢重修高祖廟碑郭忠恕八分書余年十七八時
已喜收畜前代石刻故正字徐人陳燕已為余言豐
縣有此碑託人訪求後數年乃得之然字昼頗軟弱
余家有忠恕八分懷嵩樓記墨跡乃其暮年所書筆
力老勁非此碑之比亦嘗刻石今錄於後

唐紫極宮石磬銘

右南唐紫極宮石磬銘徐鍇撰并篆書鍇與其兄鉉
在江南以文翰著名王師南征鍇卒圍城中鉉隨後
主歸朝貴顯以壽終歐陽公集古錄云宋興為命侯
來朝二徐皆為王臣者誤矣

周宣王廟記

右周文宣王廟記題縣令郭忠恕撰并書按國史忠
恕為漢湘陰從事周祖徵為周易博士國初貶乾州
司戶太宗時復任國子主簿流登州卒不載其嘗為
縣令也記云縣在汝水之汭嵩山之陽不知其為何
縣最後題甲寅四月十五日建蓋周世宗顯德元年
也或云此記在汝州界中

石日本國語題康保五年日本在海東自漢以來見
于史然與中國不常通泉莒公記年通譜載其國年
號九而獨無康保其後畢仲荀見此語錄于通譜之
未然不知康保是中國何年也余家集錄金石刻凡
二千卷外國文字著錄獨此而已

金石錄卷第三十終

後序

東武趙明誠德父家多有前代金石刻倣歐陽公集
古所論以考書傳諸家同異訂其得失著金石錄三
十卷別白抵牾實事求是其言斤斤可觀也昔文籍
既繁竹素紙札轉相謄寫彌久不能無誤近世用模
印墨板便於流布而一有所失更無別本是正然則
謄寫模印其為利害之數畧等又前世載筆之士所
見所聞與其所傳不能無同異亦或意有軒輊情流
遷則道離失實後李欲覩其鏘搜抉證驗用力多見

功寡此讐校之士抱槩懷鉛所以汲汲也昔人欲刊定經典及醫方或謂經典異同未有所傷非若非醫方能致壽夭陶弘景亟稱之以為知言彼哉卑陋十至於此或譏刑邵不善讐書邵曰誤書思之更是一適且別本是正猶未敢曰可而歎以思得之其說有如此者惟金石刻出于當時所作身與事接不容偽妄皎皎可信前人勤渠鄭重以遺來世惟恐不遠固非以為夸而好古之士忘寢廢食而求常恨不廣爾豈專以為玩哉余登秦山觀秦相斯所刻退而按史遷所記大凡百四十有六字而差失者九字以此積之諸書浩博其失胡可勝言而信書之人守目所見知其違戾猶弗能深攷猥曰是碑之誤其殆未之之思乎若乃庸夫野人所述其言不雅馴則望而知之直差易耳今德父之藏既甚富又選擇多善而探討去取雅有思致其書誠有補于學者亟索余文為序竊獲附姓名於篇末有可喜者於是乎書政和七年九月十日河間劉跂序

右金石錄三十卷者何趙侯德父所著書也取上自
三代下訖五季鍾鼎甌鬲盤匱尊敦之款識豐碑大
碣顯人晦士之事跡凡見于金石刻者二千卷皆是
正偽謬去取褒貶上足以合聖人之道下足以訂史
氏之失者皆載之可謂多矣嗚呼自王播元載之禍
書畫與胡椒無異長吳元凱之病錢癖與傳癖何殊
名雖不同其惑一也余建中辛巳始歸趙氏時先君
作禮部員外郎丞相時作吏部侍郎侯年二十一在
太學作學生趙李族寒素貧儉每朔望謁告出質衣

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歸相對展玩咀
嚼自謂曷天氏之民也後二年出仕宦便有飯蔬衣
練窮遐方絕域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日就月將漸
益堆積丞居政府親舊或在館閣多有亡詩逸史魯
壁汲冢所未見之書遂力傳寫浸覺有味不能自己
後或見古今名人書畫一代奇器亦復脫衣市易嘗
記崇寧間有人持徐熙牡丹圖求錢二十萬當時雖
貴家子弟求二十萬錢豈易得耶留信宿計無所出
而還之夫婦相向悅悵者數日後屏居鄉里十年仰

取俯拾衣食有餘連守兩郡竭其俸入以事鉛槧每
獲一書即同共勘校正集籤題得書畫彝鼎亦摩玩
書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燭為卒故能紙札精致字畫
完整冠諸收書家余性偶強記每飯罷坐采堂烹茶
指堆積書史言其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行第幾葉以
中召角勝負為飲茶先後中即奉盃大笑至茶傾覆
懷中反不得飲而趨甘心老是鄉矣故雖處憂患困
窮而志不屈收書既成歸來堂起書庫大廚簿甲乙
置書冊如要講讀即請鑰上簿開出卷秩或少損污

以懲責指完塗改不復向時之坦夷也是欲求適意而反取慘慄余性不耐始謀食去重肉衣去重采首無明珠翡翠之飾室無塗金刺繡之具過書史百家字不刊缺本不訛謬者輒市之儲作副本自來家傳周易左氏傳故兩家者流文字最備于是凡按羅列枕席枕籍意會心謀目往神授樂在聲色狗馬之上至靖康丙午歲侯守淄川聞金人犯京師四顧茫然盈箱溢篋且戀戀且悵悵知其必不為己物矣建炎丁未春三月犇太夫人喪南來既長物不能尽載迺

先去書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畫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無款識者後又去書之監本者昼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屢減去尚書十五車至東海連艫渡淮又渡江至建康青州故地尚鎖書冊什物用屋十餘間期明年春再具舟載之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凡所謂十餘屋者已皆為煨燼矣建炎戊申秋九月侯起復知建康府己酉春三月罷具舟上蕪湖入姑熟將卜居贛水上夏五月至池陽被

奇知湖州過 關上殿遂駐家池陽獨赴

召六月十三始負擔捨舟坐岸上葛衣岸中精神如
虎目光爛爛射人望舟中告別余意甚惡呼曰如傳
聞城中緩急奈何戰手遙應曰從衆又不得已先棄
輜重次衣被次書冊卷軸次古器獨所謂耒器者可
自負抱與身俱存亡勿忘也遂馳馬去犇馳冒大暑
感疾至

行在病疴七月末書報卧病余驚怛侯性素急奈何
病疴或熱必服寒藥疾可憂遂解舟下一日夜行三
百里比至果大服禁胡黃芩藥瘡且痢病危在膏盲

余悲泣愴惶不恐問後事八月十八遂不起取筆作
詩絕筆而終殊無分香賣履之意葬畢余無所之

朝廷已分遣六宮又傳江當禁渡時猶有書二萬
卷金石刻二千卷器四首褥可待百客他長物稱是
余又大病僅存喘息事勢日迫念侯有妹婿任兵部
侍郎從衛在洪州遂遣二故先吏部送行李往投之
冬十二月金人陷洪州遂尽委棄所謂連艦渡江之
書又散為雲烟矣獨餘少輕小卷軸書帖寫本李杜

世說鹽鐵論漢唐石刻副本數十軸三代鼎

事南唐寫本書數篋偶病中把玩搬在卧内
者惴然獨存上江既不可往又虜勢叵測有弟遠任
勅局刪定官遂往依之到台守已遁之剡出陸又
棄衣被走黃岩崖舟入海犇行朝時駐蹕章安從御
舟海道道之温又之越庚戌十二月放散百官遂之
衢紹興辛亥春三月復赴越壬子又赴杭先侯疾亟
時有張飛鄉學士携玉壺過視僕便携去其實珉也
不知何人傳道遂妄言有頒金之語或傳亦有密論
列者余大惶怖不敢言遂盡將家中銅器等物欲走

外廷投進到越已 移幸四明不敢留家中并寫本
書寄剡後官軍收叛卒取去聞及入故李將軍家所
謂蕪然獨存者無慮十去其五六矣惟有書画硯墨
可五六七簾更不忍置他所常在卧榻下手自開闔
在會卜居士民鍾氏舍忽一夕穴壁負五簾去予悲
慟不已重立賞收贖後二日鄰人鍾復皓出十八軸
求賞故知其盜不遠矣萬計求之其餘遂不可出今
知盡為吳說運使賤價得之所謂蕪然獨存者迺十
斤有一二殘零不成部秩書冊三數種平

書如見故人因憶侯在東萊靜治堂裝卷初就芸籤
縹帶束十卷作一秩每日晚更散輒校勘二卷跋題
一卷此二千卷有題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澤如新
而墓木已拱悲昔蕭繹江陵陷沒不惜國亡而毀裂
書畫楊廣江都傾覆不悲身死而復取圖書豈人性
之所著死生不能忘之歎或者天意以余菲薄不足
以享此尤物耶抑亦天者有知猶斤斤愛惜不肯留
在人間耶何得艰而失之易也嗚呼余自少陸機作

賦之二年至過蘧瑗知非之兩歲三十四年之間憂
患得失何其多也然有有必有無有聚必有散乃理
之常人亡兮人得之又胡足道所以區區記其終始
者亦欲為後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紹興二年玄默
歲牡丹朔甲寅易安室題

金石錄後跋

終

